

支那
撰述

續高僧傳

卷之十

十六
卷

時

C40
4514
188

續高僧傳卷第十六

唐釋道宣撰

義解篇十

本傳十四人
附見四人

唐益州福感寺釋道基傳一

慧景

寶暹

蘇州武丘山釋智琰傳二

蒲州仁壽寺釋道慈傳三

道謙

京師崇義寺釋慧顥傳四

同州大興國寺釋道宗傳五

京師靈化寺釋三慧傳六

蘇州通玄寺釋慧顥傳七

无礙菴



蘇州武丘山釋法恭傳入

終南山至相寺釋智正傳九

智現

襄州紫金寺釋慧稜傳十

襄州常濟寺釋智拔傳十一

法長

越州弘道寺釋慧持傳十二

荊州玉泉寺釋慧瑜傳十三

越州嘉祥寺釋智凱傳十四

釋道基俗姓呂氏河南東平人也素挺生知譽標岐
嶷年甫十四負帙遊于彭城博聽衆師隨聞成德討
論奧旨則解悟言前披析新奇則思超文外故徐許

騰其明略河海重其義方致使儕等高推前修仰止
隋太尉尚書令楊素負材經國任總權衡嘗奉清猷
躬申禮敬敘言命理噎歎而旋顧諸宰伯曰基法師
佛法之後寄也自見名僧罕儔其匹卽請於東都講
揚心論旣夙承風駕體預當衢遊刃衆部玄機秀舉
遂能談瀉河傾響對雷動于時大業初歲隋運會昌
義學高於風雲搢紳峙於山岳皆擁經講肆問道知
歸踵武相趨遐邇鱗萃乃續雜心玄章并抄入卷大
小兩帙由來共傳成得諸門自昔相導皆經緯剖裂
詞飛戾天控敘抑揚範超前古自爾四海標領盛結

慧日道場皆望氣相師指途知返以基榮冠望表韻
逸寰中大業五年敕召來止遂卽對揚玄論允塞天
心隋后解綬玄儒將觀釋府總集義學躬臨論場鑒
駕徐移鳴笳滿於馳道御筵暫止駐驂清于教門自
大法東流斯席爲壯觀也時披辯之徒俱開令譽及
將登法座各擅英雄而解有所歸並揖基而爲玄宰
旣居衆望經綸乃心便創舉宏綱次光帝德百辟卿
士咸異響而共嗟焉有隋隆歷寇蕩中原求禮四夷
宣尼有旨乃鼓錫南鄭張教西岷於是巴蜀奔飛望
來萃莫不廓清遊霧邪正分焉教閱大乘弘揚攝

論釐改先徹緝續亡遺道邁往初名高宇內以聽徒
難襲承業易迷乃又綴大乘章抄八卷並詞致清遠
風教倫通故覽卷履軾者若登龍門焉信鴻漸之有
日矣故貞觀帝里宇內知名之僧傳寫流輝實爲符
契但以世接無常生涯有寄將修論疏濫爾而終以
貞觀十一年二月卒於益部福感寺春秋六十有餘
矣時彭門蜀壘復有慧景實遲者並明攝論譽騰京
國景清慧獨舉詮暢玄津文疏抽引亟發英彩暹神
志包總高岸倫儔談論倚伏態出新異數術方藝無
學不長自預比肩莫有淪溺末年耽滯偏駁遂掩微

猷故不爲時匠之所班列

釋智琰字明璨俗姓朱氏吳郡吳人祖獻梁員外散騎侍郎父珉陳奉朝請琰託質華宗應生觀德母氏張夫人初懷孕日夢昇通玄寺塔登相輪而坐遠視臨虛曾無懼色斯乃得道超生之勝兆人師無上之奇徵是知二曜入懷雙龍枕膝弗能及也誕育之後輒異儕童秀氣貞心昂形瞻視八歲出家事通玄璩法師爲弟子提屣持衣恭侍弗怠寫瓶執杓受道彌勤年十二妙法華經通誦一部明悟聽察咸謂神童乃自惟曰翼翼京邑四方是則何得久拘坎井乎時

年十六卽日出都聽報恩持法師講成實論聰慧夙成深智開發故得條振頴拔後來莫二屬持公南上法筵用輟因還故里覲省二親仍於本寺開弘經法峰堞峻峙辯對如流時年十九莫不嗟其少秀逾年返京從秦皇寺延法師進具德瓶儀鉢深護戒根大莊嚴寺燭法師德重中原名高日下乃依而請道重研新實意得情欸功倍由來誠驥足之逢善馭也陳至德三年建仁王齋集百師百座競流天口之辯千燈七夜爭折動神之徵時年二十有二以英少之質叅請耆德通情則高衢折機縱難亦大車杼軸皇上

欣賞百辟嗟稱莫不愛其閑典服其敏捷每以人世
囂雜幽棲清曠屬陳氏喪鼎便事東歸削迹武丘將
三十載憑巖面壑任三業而閑安酌澗披松隨四儀
而宴處雖形隱而名揚亦道潛而化洽於是八方歸
仰四部虔心尚書令楚國公楊素經文緯武王佐國
均秉貴負才未嘗許物行軍淮海聞琰道勝栖山鳴
鏡赴隴傾蓋承顏五體投誠恨接足之晚左僕射邳
國公蘇威重道愛仁彌賞閑放奉使吳越躬造山楹
觀貌餐音虔拜欣躍煬帝居蕃維揚作鎮大招英彥
遠集賢明琰旣道盛名高教書爰及慮使乎之負罪

嗟以已之累人乃披衣出谷蒙敬厚禮因以辭疾得
返舊山隋文遠欽爰降書問屬炎曆有終鋒鏑騰沸
四海同弊二吳益甚檀越子弟迎出毗壇首尾十載
化行常部大唐統字咸返舊居武德七年蘇州總管
武陽公李世嘉與内外公私同共奉迎還歸山寺於
是禪賓慧侶更復曩時龍沼鳳林信爲懷喜然琰自
他兩化得離俱修講念之餘常行法華金光明普賢
等懺悔又誦法華三千餘遍感應冥祥神瑞非一宵
爐未爇自起煙芬夕罐纔空潛加溢水又願生淨土
造彌陀像行三種淨業修十六妙觀與州内檀越五

百餘人每月一集建齋講觀勝輪相踵將逾十載與夫般若臺內匡俗山陰共誓同期何以異也後見疾浹旬大漸斯及誠訓慈切衆侶哀泣以貞觀八年十月十一日旦遷神武丘之東寺春秋七十一其月二十日窆于寺之南嶺遠近奔馳皂素通集花香亂空野哀慟若雲雷自古送終奚復過也惟琰幼小矜莊立性端儼精誠在操苦節彌勤口辭雜味日無再飯非義理而不履非法言而不談美貌奇姿乃超衆表牆岸整肅冰雪凜懷陳臨海王弟道安法師狀世出家內外通博沙門遍知學優業淨交遊二子時號

三英及屏志林泉永絕人世芳風令德蹊逕成規莫不廻旛造山親傳香法信法海之朝宗釋門之棟幹矣講涅槃法華維摩各三十遍講觀經一百一十遍常州弘業寺沙門法宣曰余與法師昔同京縣狎道華年今接善鄰敦交暮齒雖攀桂之歡或舛而折麻之贈不遺想清顏之如在悲德音之已寂愧披文於色絲終寄言於貞石乃與寺王智峰等共樹高碑在于寺宇

釋道慈姓張氏河東虞鄉人也神氣高邈器度虛簡善通機會鑒達治方子史流略嘗頗遊處護法御衆

誠其本據雖大通羣籍偏以涅槃攝論爲栖神之宅也與弟道謙發蒙相化俱趣曇延法師延正法城漚道俗宗歸觀屬天倫可爲法嗣乃度爲弟子荷擔陪隨遊栖宮闕講悟談述皆造下筵欣敘玄奧每思擊節故聽涉乃多而持覽其綱要登預講釋屢結炎涼三晉英髦望風騰集晚住蒲州仁壽寺聚徒御化衆樹業當衢然以地居方會賓旅湊從季俗情蕪多縱凡度既行向背憎愛由生慈道會晉川行光河表日延主客資給法財皆委僧儲通濟成軌或有所遺者便課力經始周告有緣德洽氓庶爲無不遂所以方

遠傳譽更振由來自番王府宰臺省羣僚並紆駕造展諮謁餘訓或忽遽不遇者心愧悚戰如謂有所失矣斯固德動物情爲若此也慈陰道自資坐鎮時俗雖復貴賤叅請曾無迎送加以言笑溫雅談謔賦詩接晤緣機並稱詞令而奉禁守節不妄虧盈頻致祥感時所重敬大業末歲妖氣雲奔因事返京夜停關首所投王人家有五男又勾外盜見慈馬壯欲共私之夜往其所乃見十人圍繞其馬形狀雄怒環甲執兵衆盜同怖因之退縮細尋不見又往趣之還見如初無敢近者進退至五遂達天明既不見人知是神

感乃合面歸懺焉其冥通顯益如此例也又以仁讓之性出自天心預見危苦哀憐拯濟無擇怨憎通情盡一唐初廓定未拔蒲州慈與寺僧被擁城內時有一僧恒欲危害非類加謫乃形色慈雖聞此曾不綴慮既規不遂乃欲翻城事發將戮並無救者慈涕泣辭謝於執事曰此僧爲過事屬慈身教導未通故爲罪豐此則過由慈身起宜當見戮苦復設諫執事知是其敵而不忍見慈云云遂卽釋放自此已後更發仁風據事引之達量之弘者矣逮貞觀中年冬有請講涅槃者預知將終苦不受請前人不測意故鄭

重延之乃告曰所以固辭者不終此席耳不免來意旦復相煩遂往王城谷中道俗齊集慈登座正題已告四衆曰世界法爾不久當終敢辭大衆云何偈後請寄來生遂依文敘釋恰至偈初卽覺失念經纔三宿卒於山所春秋七十有五卽其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也闔境同號若喪考妣當夜雪降周三四里乃掃路通行陳屍山嶺經夕忽有異花遶屍周帀披地涌出莖長一二尺許上發鮮榮似欵冬色而形相全異七衆驚奉悲慶誼山有折將入城示諸耆宿乃內水瓶中至明年五月猶不萎悴後拔之於地方始枯矣

其冥祥所感希世如此晉州有人性愛遊獵初不奉信有傳愁之祥兆達其耳者乃造山覓之花滅屍亡唯觀空處仍大哭曰生不蒙開信死不蒙花瑞一何無感必神道有徵願重垂靈相言訖地涌奇花還長尺許欣慰嘉應遂折取而歸通告鄉川由斯起信並近年目信可妄傳乎愁弟道謙學行之美少劣於兄而講解十地有聞闢表以仁壽任寺旣濱關路每因此囂塵地接京都亟勞人事乃顧言幽遁歷觀山水谷號王城因而栖處時復登高臨遠摘體風雲具引名篇高調清逸道俗賓會又聚山門談謔引心未曾

虛左以貞觀元年卒于山舍春秋六十七愁撫之洒淚與弟子道基等闍毗遺陰收其餘塵散之風府追惟恩悌爲造釋迦塼塔一區勒碑樹德沙門行友爲文

釋慧顒俗姓張氏清河人也有晉永嘉避地居于建業焉天性通簡風神詳正洽聞博達砥礪後賢昔在志學早經庠塾業貫儒宗藝能多具父正見有陳文國英彥所高自有別集嘉其欣奉釋門悟其神宇將欲繼世其業故有所志請並抑奪之和尚識真日積陳情切至若不出家誓當去世乃恐其畢命且隸李

撰述
宗既處靜觀權持巾褐遂授三五秘要符籙真文并竿數式易禁劾等法神慧開明指掌通曉又旁詢莊老三洞三清楊子太玄葛生內訣莫不鏡識根源究尋支派末乃思其真際崇尚自然駐彩練形終期羽化討尋至理若響難追卽密誦法華意歸佛種未經時序文言並竟會陳帝度僧便預比校太建年中便蒙敕度令住同泰剎落之後親親乃知既是官許便印稱慶由附緇侶稟聽衆經後至前達日增榮唱隋降陳國北度江都又止華林栖遑問法有解法師成論名匠因從累載聽談玄義稽洽先聞更弘神略以

道行成著緇素攸歸開皇末年被召京寺于時晉王開信盛延大德同至日嚴並海內杞梓遍互相師每日講乘五輪方駕遂得通觀異部遍覽衆傳讎討舊聞考定新軌陶津玄奧慧悟彌新深鑒訶黎漏文小道乃歸宗龍樹弘揚大乘故得中百般若唯識等論皆欽沐神化披閱文言講導相仍用爲已任時閑屏退成慮研思所誦法華通持猶昔并講文義以爲來習貞懃守正不妄參迎沙門智首道岳等並學窮稽古架業重霄飲德欽風雷連信宿詳議法律刪定憲章歡笑而旋尋復造展武德之始皇姊桂陽長公主

造崇義寺久崇戒範義而居之世屬休明物情望重
律師玄琬道張朝市行感紫宸氣結風雲遊從龍象
每事邀延敘言友敬而謙虛成治時復栖焉琬深戢
機神彌隆致接故有出罪受戒常居無席矣貞觀十
一年夏末風疾屢增召門人曰形勢不久將畢大辭
宜各敦自愛不宜後悔福業未就以爲慮耳乃割
其冬服並用成之又曰若識神自課可有常規恐脫
昏昧非時索食一無與法後將大漸時過索粥答曰
齋時過矣便默然不言其臨終奉正爲如此也至其
年七月二十六日卒於所住春秋七十有四葬于高

陽原之西鑿穴處之後又於南山豐德寺東巖斷石
爲龕就銘表德余學年奉侍歲盈二紀慈誥溫洽喜
怒不形誨以行綱曲示纖密蒸嘗御涉炎涼不倦初
受具後性愛定門啓陳所請乃曰戒淨定明道之次
矣宜先學律持犯昭融然後可也一聽律筵十有餘
載因修章句遂欣祖習貞觀初年拔思關表廣流聞
見乃跪陳行意便累余曰出家爲道任從觀化必事
世善不可離吾因而流涕余勇意聞道暫往便歸不
謂風樹易喧逝川難靜往還十載遂隱終天悲哉
釋道宗姓衛氏馮翊人也行性虛融寬仁篤愛優洽

成濟有名當世弱年遺俗敦務釋門專志大論講散
文旨周武廢道隱形俗壤內蘊明禁外附世塵隋朝
開教便預剌落住同州大興國寺寺卽父祖之生地
也房室堂塔前後增榮背城臨水重輪疊映寺立四
碑峙列方面宗於其中敷弘連席悟物旣廣開洗塵
心而形解雄邃聽徒崇重四方賓客日別經過周給
供擬著名道俗大業季曆荐餒相尋丘壑填骸人民
相食唯宗偏廣四恩開化氓隸施物所及並充其供
故蒲州道慈同州道宗住隔關河途經卽日情同拯
濟騰實廣焉衆以德望攸歸舉知寺任統收僧侶慈

旨弘被以法寄人弘成濟在律僧衆餘學彝倫斯亂
乃到京室延請沙門智首中夏講說宗率其部屬三
百餘人橫經承旨初不覺倦立寺極久淨地全無雖
未執觸終染宿煮釋文至此宗乃知非銜慨晚學未
成護法乃停講翻穢方進後文又常徒布薩物貴新
聞衆多說欲不赴斯集及聞欲之爲教誠爲希求本
是厭怠不成聖法自爾盡報躬臨說戒諸有不來量
事方許無至累約言涉勤繁者皆爲之流淚霑巾歔
歔不已其欽敬正法爲若此也貞觀十二年遘疾卒
于所任春秋八十有五門徒弟子五百餘人奉佩法

訓無因景仰乃竭情厚葬故輜駕連陰幢蓋相接數里之間皂白斯滿墳於城東立碑表德

釋三慧樓煩入崇履涅槃以爲正業行流河朔名振伊瀍大業初年以學功成采下敕徵入慧日道場東都晚進玄津通涉慧有功矣而神氣清嚴顧盼成則鼓言動論衆所憚焉帝以通道明機務須揚選乃敕往巴蜀搜舉藝能屬隋運告終寓居邛犍流離從物因事引生而性絕煩囂屏居弘業鄼國公寶軌作鎮庸蜀偏所諮崇服其處靜自虛致斯隆敬異等慧觀時制用故無虛影武德九年遠朝京闕敕見勞問任

處黃圖工部尚書段綸宿樹善因造靈化寺欽慧道素上奏任之時復闡弘重移榮彩頗傳筆記後學稱尋貞觀年中召入叅譯綴文證義倫次可崇製翻經館序控清置列瞻勇豐矣以其年卒於本寺春秋七十矣慧昔在絳州獨處別院感見神童形質希世致敬於慧云屈法師誠曷知事勿耕墓所言已便隱初來之爲述後復重來還述前事若不爲語當打彼僧必至死也登爲問之乃正耕田中故冢遂令止之由是僧侶清晏卒無後患自井立正處懷焉使非人投告故慧之垂訓不許觸犯幽顯如所引云

釋慧顧姓李氏江夏人本寔隴西世載蟬冤遙派合於天潢遠條連於若木十一世祖西晉都亭侯重避難徂南亭于夏汭因遂家焉十歲出家師事舅氏光嚴寺明智法師智卽建初之入室蒙命說以開筵乃竭志依承義門斯啓于斯時也南國令主雅重仁王每歲肆筵高選名德年纔弱冠預擬斯倫高第旣臨聲唱逾遠天子目覩天人仰贊光寵國恩恭先是立及天厭陳德隋運尅昌金陵講席掃土俱盡乃杖策遊吳大乘頓轡爰整其旅廣開學市遠招八埏之士以扇一極之風蘇州刺史劉權果達三德才著九能

又於簡易時務依影法筵悅飲河之滿腹欣負山而無倦自有陳淪沒物我分崩或漏網以東歸或入籠而北上谷風以恩相棄伐木以德相高積佇朋從咸來謁敬大業之始曲降皇華竟以疾辭逸情山水吳之高人爲之胥附咸請處於通玄依瑞像而弘演有隋昏逸作梗妖氛乃避地毘陵沉默宴處而顯靈瑞相二寺僧徒翹請弘法寺有沙門智碧智猛風猷警邁不乏精神旣遇通人傾心北面勤則不置敏而有功並繼敷揚俱馳東箭于時也刑新輕典世涉屯蒙長淮已南猶稱吳國杜威專制端委君臨崇尚佛理

飲茲歸戒大唐高祖掃舊布新起師臨洛徵威謁帝
俛首應詔不悅于躬頽爲說宿因釋威憂憤達頂生
之非固曉吳淠之失圖威乃接足鳴咽由斯而別有
餘杭沙門道願法濟等先稟成論義同門戶不遠千
里請道金陵乃鬱相然諾旣而敷暢至理藥木滋繁
爰逮施奉並無輕費於遠行龍泉二寺造金銅彌勒
像各一軀坐高一丈五尺用結來生之緣也貞觀元
年通玄上德慧儀法師道心精粹量包山海修已安
人非幾不踐東晉之日吳有白尼至誠感神無遠弗
届天竺石像雙濟滄波照燭神光融耀滬濱白尼迎

接因止通玄自晉距陳多顯靈瑞隋末揮颺玉石俱
盡二像尊儀蒙犯霜露儀師獨苦心行切情昏曉以
佛無殿僧何得安乃跋涉山谷昇景掄材不逾一年
浮汎千丈履深冒險還到大吳廣開月殿指畫斯立
頽以風雨相感席卷而還無替兩時功兼二事有吳
縣令陳士綽者排繁徙義傾仰法音請講法華涅槃
文軸纔竟疲役增勞卽以塵尾付囑學士智英曰強
學待問無憚慧風師逸功倍不慙屢照誓言旣止怡
然冥目以貞觀四年十月終于通玄春秋六十有七
其年十一月墳于白虎之南嶺學士弟子等千餘人

哀泗傷心恐芳儀之有絕乃樹高碑江王學士諸麟
爲文貞觀五年弟子法詔等孝情殷至攀號靡及謹
於墳前建塼塔五層禪師慧儀鄉邦勝德香火情軫
兼事經綸故使瞰迴憑高當衢向衛生平子弟仰瓊
級而霑襟宿昔得朋望玉輪而肩涕常州沙門法宣
曰余與上人情均道勰君終我疾枕淚眠號素車不
馳玄壤長隔欲申悲緒聊書短銘方墳在列靈塔斯
布爰屬勝人允茲崇樹於惟法主人勝德全愛河早
越心燈幼傳巖嶽一簣哮吼三年青蒲應舉紫極聞
天名邦佇化利物攸往衢樽日斟懸鏡常朗義海傍
溢談峯直上誰謂明珠忽潛幽壤神丘掩穴素塔標
墳瓊龕宿霧玉掌排雲澗松送響巖桂呈芬山飛海
運遷貿相踵火入秦陵書開汲冢惟茲道力巍巍長
疎

釋法恭姓顧氏吳郡人也正信天發成德自然妙識
悟道高情拔俗故知爲道者貴其精力通方者歸其
至當立朝者宗其篤誠招隱者味其閑放詳之於恭
諒法侶之羽儀人倫之准的矣初生之夕室有異光
爰洎撫塵便能捨俗事武丘聚法師爲弟子也受具
戒後聽餘杭龍公成實岷公毗曇逮寵將亡乃以塵

尾付囑凡斯先達皆人傑也恭既受法寄相續弘持
三吳九派之流爭趨問道而勞謙終日應對不疲行
高而挾如愚學廣而陳面壁後言遊建業歷詢宗匠
深疑碩難每祛懷抱固有無得之道大弘遺名之情
斯著乃旋軫舊壤幽居於武丘山焉燒指供心痛惱
之情頓遣檐禽庭獸長往之志彌存開皇中年州將
劉權政城吳土心遊釋教乃嚴駕山庭屈還城邑任
迴向寺既迫茲固請翻然迴慮以爲體道由心道存
則喪於彼我立教在迹教行則混其顯晦乃遊洛轉
法通流甘露挹河仰岳均美前奇大唐闡化彌崇弘

演貞觀十一年下敕赴洛常州法宣同時被召亦既
來儀深降恩禮對揚帷宸辯說紛綸明像教之興滅
證遺法之囑付入侍讌筵既擲雅什田衣作詠仍卽
賜縑有感聖衷深見顏色特詔留住傳送京師四事
資給務令優厚雍州牧魏王遙加欽請以爲戒師親
降疏曰昔道安晦迹襄陽聲馳秦闕慧遠栖心廬岳
名振晉京故知善言之應非徒千里明月所照不隔
九重法師笠澤上仁震維高德律行淨於青眼威儀
整於赤髭傳燈之智不窮法施之財無盡弟子攝此
心馬每渴仰於調御墾此身田常戴懷於法雨若得

師資有託冀以祛此六塵善導啓行庶無迷於八正
謹遣諮祈佇承慈誘旣膺斯請供施特隆自爾朝野
明達縑素清高聞風延佇望室奔湊者厥罕書矣然
其廣植德本遐舉勝幢寶殿臨雲金容照日講筵初
闢負笈相趨談疏纔成名都紙貴加以博通內外學
海截其波濤鴻筆彫章文囿開其林藪以貞觀十四
年十月六日遷神于西京大莊嚴寺春秋七十有三
晁旒興悼有識含悲降敕加以賻贈并造靈輿遍給
傳乘付弟子慧鷲送柩還鄉以十五年二月十五日
窆於武丘之南嶺道俗奔赴望途悼泣門人等師資

增感歲序易馳非夫琬琰孰陳不朽乃共豎豐碑式
陳碣頌中書令江陵公岑文本製序朝散大夫著作
郎劉子翼製銘兩敘風聲各其志矣

釋智正姓白氏定州安喜人也家傳信奉夙著弘通
纔預有知便辭世網識見弘舉不羣蒙稚年十一將
欲落髮父母諸戚對之泣淚而顏色無改師知其遠
度也日授未聞隨得緣記錄爲譜牒有所遺忘尋問
相續身無戲掉口不妄傳奉戒精勤昏曉自策和上
同師私共歎異年雖弱冠曾無驅役供贍所須恣其
學問不盈數載慧聲遂遠開皇十年文皇廣訪英賢

撰述
遂與曇遷禪師同入魏闕奉敕慰問令住勝光仁壽
元年左僕射虞慶則欽正高行爲奏寺額造仁覺寺
延而住之厚禮設御正乃深惟苦本將捐此務歸靜
幽林承終南至相有淵法師者解行相高京城推仰
遂往從焉道味江湖不期而會因留同住二十八年
靜恭無事不涉人世有請便講詳論正理無請便止
安心止觀世情言晤不附其口貞梗自課六時無憩
以貞觀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卒於本任春秋八十
有一弟子智現等追惟永往感恩難顧鳩捨餘身於
寺之西北鑿巖龕之銘記如在現少出家諮承法教
正之箴誠略無乖錯致所著諸疏並現筆受故正之
製作也端坐思惟現執紙筆承顏立侍隨出隨書終
于畢部乃經累載初不賜坐也或足疼心悶不覺倒
仆正訶責曰昔人翹足七日尚有傳揚爾今纔立顛
墜心輕致也其翹仰之極復何得而加焉正凡講華
嚴攝論楞伽勝鬘唯識等不紀其遍製華嚴疏十卷
餘並爲抄記具行於世

釋慧稜姓申屠氏西隆人胎中父亡唯母鞠育三歲
僂慧思願聞法母氏憐其孤若相從來聽襄陽潤法
師三論文義之間深有領覽年至八歲其母又終無

師自發獨詣邑西檀溪寺誕律師而出家十六乃往
荊州茅山明法師下依位伏聽問經大意深有奇理
召入房中三年曲教唯陳不有有也稜於此義深會
其旨隋末還襄陽又逐安州髡師入蜀凡有法輪皆
令覆述吐言質樸談理入微時人同號得意稜也及
髡下獄稜亦同繩身被桎梏於成都縣一獄囚徒請
講三論周於五遍敕還釋放便逐髡還既達安州糧
粒勇貴旦往隨州巡里告索募達髡所如常採聽往
還三百深有足功然其報力雄猛生無一患門學所
推及髡力微四大退貶令代講涅槃咸怪其言謂違

髡義時席端俊異者三十餘人將往副水百有餘日
惟講三論後髡患愈還返安州常於髡房敘經大意
外有側聽皆爲漫語曰髡曰稜於初章全若不解明
日上講請爲定之及時告曰欲定初章者出來時門
侶益衆者二十五人一一誦呈皆云不是稜最後述
句句雖異皆云得意由是靡伏莫敢輕者髡之將終
告曰稜公來吾今付囑最後續種自吾講來唯汝一
人得經旨趣乃握稜手曰夫講說者應如履劍不貪
利養不憚劬勞欲得燈傳多於山寺讀經法事並爲
物軌如爲一人衆多亦然如此可名報佛恩也又曰

共公同涉苦辛年載不少唯以無相爲本然後言矣語已而終初未囑前稜夢神人失兩眼又見一人著青衣執寶鏡放光來印稜心旣受訣已百日懷戀後還襄州紫金寺講論五年衆有三百貞觀八年又還須彌講涅槃大品惟度等經至十二年三月夢鷹入寺羣鳥飛去因卽散衆及司功搜訪一無所獲蔣王臨襄佛法昌顯請於梵雲相續齋講道俗翕習又復騰涌至十四年正月半有感通寺祖法師曰夢見閻王請稜公講三論祖公講法華如何稜曰善哉慧稜發願常處地獄教化衆生講大乘經旣有此徵斯願

畢矣至九月末蔣王見稜氣弱送韶州乳二兩逼令服之其夕夢見一衣冠者曰勿服此乳閻羅王莊嚴道場已竟大有乳藥至十月半黃昏時遂覺不念告弟子曰吾五藏已崩無有痛所四更起坐告寺主寶度曰憶年八歲往龍泉寺借觀音未至耆闍已講三遍皎如目前言未訖外有大聲告曰法師早起燒香使人卽到度曰何人答曰閻羅王使迎稜卽起燒香洗浴懺悔禮佛訖還房中與度別食粥未了便取一生私記焚之曰此私記於他讀之不得其致矣至小食時異香忽來稜斂容便卒卽十四年十月十六日

也春秋六十有五合境僧衆七日七夜法集功德蔣王贈絹五十疋送於鳳林山玄素同集五千餘人開講設齋終日方退云

釋智拔姓張襄陽人幼年清悟雅好道法六歲出家初爲潤師弟子潤顧有濟器乃攜付哲法師哲亦襄川僧望具之別傳初誦法華日通五紙經中理路略有規度惟曰斯經諸佛出世之大意也一人一道非弘不通誓畢依持開悟蒙俗周聽乃洽承帝京上德吉藏法師四海標領三乘明匠尋詣奉旨欣擊素心首尾兩遍命令覆述英俊鼓言無非亂輒藏親臨坐

拔問衆曰一乘爲實遂分爲三亦可一乘爲兩分爲三不衆無敢答藏曰拔公此問深得旨矣乃囑累大法必在機緣於是還襄會賊徒擾攘無由講晤晝藏夜伏私蘊文義後值清平住者闍寺恒在常濟講法華經年別五遍門人法長後生穎萃見住梵雲領徒承業貞觀十四年九月十七日於清信士張英家宿集豎義開法華題或問今昔開覆三一之旨者各對如風響解悟啓時心便告稜法師曰智拔答畢須臾來難盡皆神詣今與鄉里大德檀越等相別時不測其言也遂卽潛然迫而察之已遷化矣合境玄素嗟

惋驚異顏狀如生跏坐堅正蔣王躬臨燒香供養贈物百餘段墓所設五千人齋春秋六十八矣

釋慧持姓周汝南人也開皇初年父任豫章太守因而生焉少機警美姿制栖遊之方欣其言晤履歷名邦將挹道化初達丹陽開善寺投滿法師而爲息慈令誦大品日通五紙斯經易誦難持而能文句無爽時共美之本年登冠其身長七尺色相光偉執持威容不妄迴盼故俗又目曰象王持也乃聽東安莊法師又聽高麗實法師三論鉤探幽極門學所高兼善老莊易史談玄之次寄言法理越公楊素治兵淮海

聞風造展歎其清悟曰斯寔絕倫之僧也隋末避難往越州任弘道寺常講三論大品涅槃華嚴莊老累年不絕立志堅白書翰有聞不出寺門將三十載跏坐不卧勤苦至終以貞觀十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旦告弟子曰吾欲往他方教化急作食及時至三下前食還房跏坐繩牀歛容而逝弟子謂言入定三日任之會稽丞杜伏護者蔬素長齋依常叅拜聞有異香方知久化加結鏗然申而不得乃坐送大禹山都督已下玄素萬餘人悲歎相嗟至於殮所春秋六十八矣

釋慧瑜姓岑氏少孤窘三歲二親俱喪養於舅氏五歲隨外祖往長沙寺聽講見佛啼泣戀慕不肯還家遂任之爲寺救苦法師弟子令誦大品五十日中一部通利晚聽三論大品鏡其宗領隨有行文觀用明的逢難入玉泉山寺側有泉旁作草菴於中宴坐二十三年初無暫離觀心純淨未可言觀泉神供奉時或見聞黑蛇一頭長二丈許隱顯現身如守護相群賊雖來無敢近者有老賊張赫伽者勇悍無前攜引十賊身挾兩刀欲殺此蛇去二百步蛇乃張目出光賊徒皆倒經兩日間瑜覺往救七人已死蛇隨瑜行

爲誦大品大明呪訖三人方活於是四遠聞風往造供施委積貞觀十年荊州道俗請出昇覺寺講三論大品開化未聞佛法由盛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合寺同見羣星入井不測其故至八月十七日講大品至往生文未訖手執如意於座而卒春秋七十有九釋智凱姓馮氏丹陽人父早亡六年聽吉藏法師法華火宅品夜告母曰經明火宅者只我身耳若我是火宅我應燒人旣其不燒明知無我終夜達朝詣藏出家身相黑色故號烏凱年十三覆藏經論縱達論並不拘檢約隨藏會稽嘉祥等寺門人英達無敢右

之及藏入京卽還靜林聚徒常講武德七年剡縣立講聽徒五百貞觀元年往餘姚縣小龍泉寺常講三論大品等經誓不出寺脇不親席不受供施自僧而已佛殿之後忽生一池便曰只飲此池可以卒耳爲性慈仁言極憤厲時越常俗多棄狗子凱聞憐之乃令拾聚三十五十常事養育氈被卧寢不辭汙染至十九年齊都督請出嘉祥令講三論四方義學八百餘人上下僚庶依時翔集用爲興顯百有餘日日論十人答對冷然消散無滯初發龍泉小池卽竭凱聞嘆曰池竭食亾吾無返矣至二十年七月二十八日

依常登座手執如意默然不言就殮已終乃加坐送大禹山七日供養常有異香州宰自殮深發堅信乃起塔七層以旌厥德云爾

續高僧傳卷第十六

音釋

駐驛

駐止也驛早吉切與驛同警驛也

儕

士皆切等輩也

旗

以諸切

頽

於倫切

棘

普逼切

鄴

則諫切地名

埏

夷然切地

碧

呂灼切

漚

子朗切

滬漬

滬胡古切

緹

胡帖切

屺

去几切

賻

音附賻

驚

子朗切

僣

許緣切

高

古老切

爲法界

續高僧傳卷第十七

唐釋道宣撰

義解篇十一

正統十五人
附見四人

唐越州靜林寺釋法敏傳一

襄州光福寺釋慧璿傳二

襄州神足寺釋慧眺傳三

綿州隆寂寺釋靈睿傳四

京師弘福寺釋僧辯傳五

京師普光寺釋法常傳六

澤州清化寺釋智徽傳七

澤州清化寺釋玄鑒傳八

京師弘福寺釋玄會傳九

京師慈悲寺釋行等傳十

釋法敏姓孫氏丹陽人也八歲出家事英禪師爲弟子入茅山聽明法師三論明卽興皇之遺屬也初明公將化通召門人言在後事令自舉處皆不中意以所舉者並門學有聲言令目屬朗曰如吾所舉乃明公乎徒侶將千召明非一皆曰義旨所擬未知何者明耶朗曰吾座之東柱下明也明居此席不移八載口無談述身無妄涉衆目癡明旣有此告莫不迴惑

私議法師他力扶矣朗曰吾舉明公必駭衆意法教無私不容瑕隱命就法座對衆敘之明性謙退泣涕固讓朗曰明公來吾意決矣爲靜衆口聊舉其致命少年捧就傳坐告曰大衆聽今問論中十科深義初未嘗言而明已解可一一敘之旣敘之後大衆慙伏皆慚謝於輕懷矣卽日辭朗領門人入茅山終身不出常弘此論故興皇之宗或舉山門之致者是也敏採摘精理出聽東安言同意異更張部別年二十三又聽高麗實公講大乘經論躬爲南座結軫三周及實亡後高麗印師上蜀講論法席凋散陳氏亡國敏

乃歸俗三年潛隱還襲染衣避難入越住餘姚梁安寺領十沙彌講法華三論相續不絕貞觀元年出還丹陽講華嚴涅槃二年越州田都督追還一音寺相續法輪于時衆集義學沙門七十餘州八百餘人當境僧千二百人尼衆三百士俗之集不可復紀時爲法慶之嘉會也至十九年會稽士俗請住靜林講華嚴經至六月末正講有蛇懸半身于敏頂上長七尺許作黃金色吐五色光終講方隱至夏訖還一音寺夜有赤衣二人禮敏曰法師講四部大經功德難量須往他方教化故從東方來迎法師弟子數十人同

見此相至八月十七日爾前三日三夜無故闇冥恰至二十三日將逝忽放大光夜明如日因爾遷化春秋六十有七身長七尺六寸停喪七日塔表放光地爲震動異香不滅莫不怪歎道俗莊嚴送於隆安之山焉

釋慧璿姓董氏少出家在襄川周滅法後南往陳朝入茅山聽明師三論又入栖霞聽懸布法師四論大品涅槃等晚往安州大林寺聽圓法師釋論凡所遊刃並契幽極又返鄉梓住光福寺會亂入城廬總管等請在官舍講華嚴經僧徒擁聚千五百人旣屬賊

圍各懷翹敬不久退散深惟法力唐運斯泰又住龍泉三論大經鎮常弘闡兼達莊老子史談笑動人公私榮達叅問繁結蔣紀諸王互臨襄部躬申敬奉坐鎮如初王出門顧曰迎送不行佛法之望也由此聲譽又逸漢南貞觀二十三年講涅槃經四月八日夜山神告曰法師疾作房宇不久當生西方至七月十四日講孟蘭盆經竟歛手曰生常信施今須通散一毫已上捨入十方衆僧及窮獨乞人并諸異道言已而終於法座矣春秋七十有九惟璿立性虛靜不言人非賓客相投欣若朋友面常含笑慈育在懷涉獵

玄儒通冠文彩襄荆士素咸傾仰之聞其長往無不墮淚初住光福寺居山頂引汲爲勞將移他寺夜見神人身長一丈衣以紫袍頂禮璿曰奉請住此常講大乘勿以小乘爲慮其小乘者亦如高山無水不能利人大乘經者猶如大海自止此山多佛出世一人讀誦講說大乘能令所住珍寶光明眷屬榮勝飲食豐饒若有小乘前事並失惟願弘持勿孤所望法師須水此易得耳來月八日定當得之自往劔南慈母山大泉請一龍王去也言已不見恰至來月七日夜大風卒起從西南來雷震雨注在寺北漢高廟下

撰述
佛堂後百步許通夜相續至明方住惟見清泉香而
且美合衆同幸及亡龍泉漸便乾竭據斯以言亦通
感之奇致矣

釋慧眺姓莊氏少出家以小乘爲業遊學齊徐青海
諸州數論之精馳譽江漢開皇末年還任鄉壤之報
善寺承象王哲公在下龍泉講開三論心生不忍曰
三論明空講者著空當發言訖舌出三尺鼻眼兩耳
並皆流血七日不語有伏律師聞其撥略大乘舌卽
挺出告曰汝大癡也一言毀經罪過五逆可信大乘
方可免耳乃令燒香發願懺悔前言舌還收入便覺

往哲所誓心歛迹惟聽大乘哲之云亡爲設大齋於
墓又建七處八會廣請道俗百日旣滿卽往香山神
足寺足不踰閭常習大乘每勸諸村年別四時講華
嚴等經用陳懺謝常於衆中顯陳前失獨處一房常
坐常念貞觀十一年四月三日在寺後松林坐禪見
有三人形貌都雅赤服禮拜請受菩薩戒訖白曰禪
師大利根若不改信心大乘者千佛出世猶在地獄
聞此重囑涕淚交流大哭還寺在講者房前宛轉嗚
咽不能得言以水洒醒乃更大哭遶佛懺悔用此爲
常又勸化士俗造華嚴大品法華維摩思益佛藏三

論等各一百部至十三年三月九日中時佛前禮懺
因此而終春秋八十餘矣自終七日林樹變白大泉
渾濁過此方復斯亦知過能改無過者同誠可嘉矣
寺去城邑將五十里從受歸戒者七千餘人填赴山
阿爲建大齋於墓所三十法師各開一經用津靈造
釋靈睿姓陳本惟潁川流寓蜀部益昌之陳鄉人也
祖宗信於李氏其母以二月八日道觀設齋因乞有
子還家夢見在松林下坐有七寶鉢於樹顛飛來入
口便覺有娠卽不喜五辛諸味及其誕已設或食者
母子頭痛於是遂斷八歲二親將至道士所令誦步

虛詞便面孔血出遂不得誦還家入田遇見智勝法
師便曰家門奉道自欲奉佛隨師出家卽將往益州
勝業寺爲沙彌一夏之中大品暗通開皇之始高麗
印公入蜀講三論又爲印之弟子常業大乘後隨入
京流聽諸法大業之末又返蜀部住法聚寺武德二
年安州髡公上蜀在大建昌寺講開大乘睿止法筵
三年後還本任常弘此部經二年許寺有異學成實
朋流嫌此空論常破吾心將興害意睿在房中北壁
而止初夜還床栖遑不定身毛自豎移往南床坐至
三更忽聞北壁外有物撞度達於卧處就而看之乃

漆竹筭槩長二丈許向若在床身卽穿度旣害不果又以銀鋌雇賊入房睿坐案邊覓終不獲但有一領甲在常坐處睿知相害之爲惡也卽移貫還綿州益昌之隆寂寺身相黑短止長五尺言令所及通悟爲先常講大乘以爲正業貞觀元年通州騫禪師作檀越盡形供給三百聽衆至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夜睿夢見衣冠者來迎騫往西方去徒衆鉢中皆空無物至三十日寺鐘大小七口銅磬十餘一時皆鳴至三更據繩床跏坐而終睿自此後周流講唱傳化不絕至二十年八月二十四日三更大風忽起高聲言曰

靈睿法師來年十月往南海大國光明山西阿觀世音菩薩所受生也至期十月三日合寺長幼道俗見旛華菩薩滿寺而下晚講入房看疏讀經外有僧告旛花異香充寺及房睿聞捉經出看歛容立終堅住不倒扶卧房中三更忽起跏坐如生刺史已下躬手付香供養其廬道俗相送歸東度山設大會八千人時年八十三矣然其潔清童稚過中不飲葷辛莫履具盡報云

釋僧辯俗姓張南陽人也渚官陷沒入關住於馮翊焉年甫七歲日誦千言時以奇之聲于鄉壤十歲欣

仰道法思欲出家局以公憲未蒙剃落乃聽維摩仁
王二經文義俱收昇座覆述宣吐教理有稱于時先
學大德相顧曰吾等沒後不足憂也此人出家紹隆
遺法矣開皇初年敕遣蘇威簡取三千人用充度限
辯年幼小最在末行輕其行業召令口誦言詞清轉
章句契斷神明堅正見者矚目由是大蒙嗟賞餘並
不試同得出家受具已後專尋經論時有智凝法師
學望京華德隆岳表辯從問知津乃經累載承席覆
述允益同倫遂復旁疏異解曲有正量識者僉悟擊
其大節大業初歲召入大禪定道場衆復屯之欣其

開解武德之始步出關東蒲虞陝號大弘法化四遠
馳造倍勝初聞嘗處芮城將開攝論露縵而聽李釋
同奔序玄將了黃巾致問酬答乃竟終誦前關辯曰
正法自明邪風致翳雖重廣誦不異前通黃巾高問
轉增愚叟謂其義壯忽旋風勃起徑趣李宗縵倒掩
抑身首煩擾冠幘交橫衣髮紊亂風至僧倫怙然自
滅大眾笑異其相一時便散明旦入文被然莫集辯
雖乘此勝而言色不改時共伏其异度也貞觀翻經
被徵證義弘福寺立又召居之雖屢處以英華而情
不存得喪約時講說不替寒溫異學名賓皆欣預席

故使大海之內外僧雜華夷不遠萬里承風叅謁俱舍一論振古未聞道岳法師命章構釋辯正講論廢而聽之隨聞出鈔三百餘紙或聞初開法肆或中途少閑但有法座無論勝負咸預位席橫經而聽斯渴法之深良未儔矣而謙讓知足不重榮勢名滿天下公卿咸委而不識其形也皆來覓之辯如常威儀不變其節任其來去曾無迎送時儕倫諸德以此懷尚而不能行也以貞觀十六年六月十三日卒于弘福寺春秋七十有五于時炎曦赫盛停屍二旬而相等生存形色不變迄于葬日亦不腐朽于時亢旱積久

埃塵漲天明當將送夜降微雨故得幢蓋引列俱得昇濟七衆導從不疲形苦殯於郊西龍首之原鑿土爲龕處之於內門通行路道俗同觀至今四年鮮肌如在自辯置懷慈濟愛法爲功路見貧苦不簡人畜皆盡其身命濟其危厄講聽之務惟其恒習其攝論中邊唯識思塵佛性無性論並具出章疏在世流布釋法常俗姓張氏南陽白水人也高祖隆仕魏因移于河北郡焉少踐儒林頗知梗槩而狀其誼雜情欣出家奉戒自守不羣非類霜懷標舉爲衆所推年十九投曇延法師登蒙剝落旣預聽限大闡宏猷學不

逾歲卽講涅槃道俗聽者咸奇理趣自爾專親侍奉
曉夕諮謀每擊幽致延仰其情理深當乃摩頂曰觀
子所涉必住持正法矣於卽研精覃思無釋寸陰時
年二十二攝論初興隨聞新法仰其弘義于時論門
初闢師學多途封守舊章鮮能迴覺常乃博聽衆鋒
校其銛銳秦齊趙魏靡不周行時積五年鑽覈名理
至於成實毗曇華嚴地論博考同異皆爲軌轍末旋
踵上京慨茲異敘隨講出疏示顯羣迷隋齊王暕召
結時望盛演釋經登預法座敷陳至理詞義弘遠罕
得其門僉共美之嘉歎成俗遂有胥徒歸湊相續依

承四時講解以爲恒任大業之始榮唱轉高爰下敕
旨入大禪定相尋講肆成濟極多唐運初興遐邇清
晏四遠投造增倍於前每席傳燈播揚非一貞觀之
譯證義所資下敕徵召恒知翻任後造普光宏壯華
敞又召居之衣服供給四時隨改又下敕令爲皇儲
受菩薩戒禮敬之極衆所傾心貞觀九年又奉敕召
入爲皇后戒師因卽敕補兼知空觀寺上座撫接客
舊妙識物心弘導法化長鎮不絕前後預聽者數千
東蕃西鄙難可勝述及學成返國皆爲法匠傳通正
教于今轉盛新羅王子金慈藏輕忽貴位棄俗出家

遠聞虔仰思覲言令遂架山航海遠造京師乃於船中夢想顏色及覲形狀宛若夢中悲涕交流欣其會遇因從受菩薩戒盡禮事焉十四年有僧犯過下敕普責京寺大德綱維因集於玄武門召常上殿論及僧過常曰僧等蒙荷恩惠得預法門不能躬奉教網致有上聞天聽特由常等寡於訓誨恥愧難陳遂引涅槃付囑之旨上然之因宥大理獄囚百有餘人又延設供食訖而退及李道居先不勝此位率僧邀駕隨類表上旣不蒙遂因染餘疾的無痛所右脇而終于住寺春秋七十有九卽貞觀十九年六月二十六

日也至七月二日葬於南郊高陽之原時炎旱旣久埃塵翳日逮至發引之前夜降微雨及於明旦天地清明雲霧四除纖塵不作道路無擁京寺僧侶門人子弟等各建修幢三十餘車前後威儀四十餘里信心士女執素幡花列侍左右乃盈數萬卿相儉從僉以榮之初常涉詣義門妙崇行解故衆所推美歸於攝論而志之所尚宗慕涅槃恒欲披講未之欣悟遂依衆請專弘此論陶冶理味精貫矧懷依時赴講全無讀誦纔有餘暇課業行道六時自勵片無違缺有大神王冠服皆素率其部從隨其旋遶道俗時見密

以高之又曾宵夜至佛堂中壁畫樂天一時起舞後於中夜又在佛堂觀音菩薩從外入戶上住空中身相環琦佩服瓔珞晃發希有良久便滅後經五年天將欲曙又感普賢菩薩從東而來去地五六丈許常之專精徵應爲如此也故立志清峻逾久逾劇所獲法利多造經像但務奇妙不言其價歲建檀會終盡京師悲敬兩田無遮供養自所服用麤弊而已講揚別供一不受之還布衆中持操無改著攝論義疏八卷玄章五卷涅槃維摩勝鬘等各垂疏記廣行於世弟子德遜等爲立碑于普光之門宗正卿李伯藥爲

文

釋智微俗姓焦澤州高平人也年十三志樂出家不希世累任本州清化寺依隨遠法師聽涉經論於大涅槃偏洞幽極故齒年學稔爲諸沙彌之卓秀者也立性勤恪樂理僧務每有執役不憚形苦晝供衆僧夜讀章疏衣不解帶研精無怠受具已後神思高正戒行明潔平恕儉約見者欽屬歆慕弘道歲常講涅槃十地地持維摩勝鬘用爲恒業聲務廣被遠近追風提襍裹粮尋造非一隋煬御曆珍敬彌隆大業七年下詔延請入於東都內道場禮異恒倫日增榮供

徽立操自昔一不受之盈尺之貯不附箱囊率性超然不妄傾涅但專講誦宣導爲先僞鄭之初洛城恒開徽以兵戈方始開悟未因乃杖錫出城思濟鄉壤于時守衛嚴防梗澀難通而徽安行限閩守當不覺斯固善神之所送也旣達高平道俗欣赴世接此難飢餒相委乃遺以糧粒拯濟寔多皂素賴之皆餐法味便卽四時長講屢有升堂外施衣帛悉供講衆頻值儉歲米食不豐異客暴來兩倍過舊徽以聽侶不安爲營別院四方學士同萃其中財法兩施無時寧舍懷州都督鄖國公張亮欽挹德教遠近講說道俗

屯赴又結河陽乃請爲菩薩戒師珍敬道風誓爲善友夏講涅槃解恣便訖覺少不念衆咸怪之還房靜念俄頃便逝春秋七十九卽貞觀十二年三月二十日也懷州道俗哀若至親送葬歸于本邑自徽之至遠門也敬法尊人誠孝第一每登法席講析幽通皆云大法師意如此因卽聲淚俱下常謂諸徒曰父母生吾肉身法師生吾法身思報此恩何由可逮唯有弘教利物薄展余懷耳所以每歲常講不敢告勞以惟斯故也兼以課已行業無虧六時手執香爐約數承禮夜不解衣一生恒爾清素寡欲不樂交遊敷化

之餘便營僧事故澤部長幼詠仰于今

釋玄鑒俗姓焦澤州高平人也天性仁慈志樂清潔
酒肉葷辛自然厭離十九發心投誠釋種愛重松林
終日庇其下忘遺食息後任清化寺依止遠公聽採
經論于大涅槃深得其趣隋運末齡賊徒交亂佛寺
僧坊並隨灰燼衆侶分散顛仆溝壑鑒守心戒禁曾
無憊犯食惟蔬菜衣則縕麻屢經歲序情無輟感及
至年穀豐熟還返故鄉招集緇素崇建法席勸諸信
識但故伽藍皆得營復有故塔廟並令塗掃遂使合
境莊嚴赫然榮麗奉信歸向十室其九兼以正性敦

直言行相高行值飲噉非法無不面陳訶毀極言過
狀不避強禦或與語不受者便碎之酒器不酬其費
故諸俗士聚集醺飲聞鑒來至並卽奔散由是七衆
尊虔敬其嚴厲重其清貞數有繕造工匠繁多豪族
之人或遺酒食鑒云吾今所營必令如法乍可不造
無容飲酒遂卽止之時清化寺修營佛殿合境民庶
同共崇建澤州名長孫義素頗奉信聞役工匠其數
甚衆乃送酒兩輦以致之鑒時檢校營造見有此事
又破酒器狼籍地上告云吾之功德乍可不成終不
用此非法物也義聞大怒明欲加惱夜夢有人以刀

臨之既忽警寤卽事歸懺又遇疫氣死亡非一皆投
心乞命鑒爲懺悔令斷酒肉病者痊復時大重之有
鄉人李遷者性偏嗜酒旣遇時氣無由自濟遂悔酒
過用爲死調俄爾鑒至無何便去遷遂除差因爾狀
離飲酒永不涉言縱忽聞氣如逢毒勢告其友曰自
見鑒師已來尚不喜聞况當見也故戒節冥感皆此
之類于今神志貞亮每講涅槃十地維摩四時不輟
春秋八十有三初鑒以傳法之務職司其憂衆侶乖
儀則紉彈驅擯時俗僉訝其梗直也及武德六年當
部渡澤縣李錄事者死經七日隱身謂妻曰吾是李

錄事也計吾猶得六年在世但爲司命枉來取我生
埋塚中已訴閻王蒙放在人中浮遊六年今在鬼道
未然之事皆預知也卿家貧窘但爲他卜無不必中
因可獲財以利小大便爾賣卜鬼爲通疑方遠皆詣
謂爲大聖後謂妻曰人命無常何不修福可往鑒師
所聽法遂相將入講堂中安置壁角以物自障共人
言議應變迅速乃經旬朔或有問者何不現形耶答
曰今在鬼趣受身極陋自不忍見况復他也又往景
業寺聽維摩經有餘法師謂曰今講此經感何人聽
答曰自人頭已上便是鬼神上及諸天重級充滿然

都講唱文諸天神等皆歛容傾耳恐其聲絕法師解
釋皆散亂縱恣無心聽受願如法講說勿妄飲噉也
何以知之然見諸天神等聞法師酒氣皆迴面而聽
因卽悔過令廢飲之鬼曰此定須斷天神不許寧不
講也非惟此會獨感諸天但有法事無不來降不可
輕矣鑒聞異寺有此聲告倍復信奉兢兢異常

釋玄會字懷默俗姓席氏其先幽土安定人也遠祖
因宦故又居京兆樊川之秘坂焉年十二精苦絕倫
欣志捐俗而儀相秀挺有異神童隋漢王諒見而奇
之奏度出家仍住海覺寺爲總法師弟子自落髮之

後卽預講席專志涅槃勤至之功倫等推尚總深會
之解也舉爲覆述所以槃節拘致由來擁慮者皆剖
決通釋泠然可見時大賞之以爲涅槃之後胤也因
爾改前舊章更新戶牖穿鑿之功難與讎抗造涅槃
義章四卷義源文本時文釋抄部各四卷自延遠輟
斤之後作者祖述前言唯會一人獨稱孤拔武德之
始學觀大張沙門曇獻道開國望造慈悲寺奏會以
爲寺主經始惟新法務連續引接後昆講揚此部將
四十遍于時同侶同業相推先席而讓以成治雅爲
學宗性慕人法不濫尊嚴但有法座皆通諮聽縱有

舊聞傾如新渴斯敬重之極末像罕遇也故總法師
曰吾非聖人何得此子入吾室乎相法師曰經云後
五百歲有福智者此子謂乎法之大將豈不然乎岳
法師曰此公就我學俱舍者同事攝也願比妙莊嚴
世值善知識矣振法師曰此公就我學加延者乃贊
成吾學耳以我小術不恥下問乃迴龍象於兔徑也
吾何言哉貞觀八年又敕住弘福寺講事都廢專修
定業夢登佛手號無量壽遂造彌陀像一座常擬繫
心作身同觀欲入山林寺衆勸住請講涅槃至藤蛇
喻忽有異蛇從椳而下顧視四方尋卽不見講至誚

論常有魔事因茲遘疾還返慈悲見佛來迎因而氣
盡春秋五十有九卽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也合邑
聞知悲涼相及葬於高陽原晚又收其遺骸於故城
西南隅起塼塔供養自會之弘道也溫柔在性弘瞻
爲心遠近流寓投造非一而能推心接誘唯法是務
晚又常坐乃終身世

釋行等姓吉氏馮翊人十二出家與會公同事總師
爲弟子服章麤素立性鏗卓登聽淨影遠公涅槃伏
讀文義時以榮之相從講說百一十遍中途阻難必
預先知或聞異香或感怪夢幢折蓋翻以爲標據卽

今大衆同念般若所有魔事無何而退故每講後常禮佛名及讀華嚴以爲銷障之本也又與玄會同住慈悲弘法之時等必先登會隨後赴時以爲相成之道也故常講時感難伏聽從受戒者死而還活冥曹所放云傳等教斯亦駭動幽顯非言厝也以貞觀十六年三月六日因疾而終春秋七十有三初臨終累日護戒之語吾何重及但少欲知足可爲永誠吾今死後勿作威儀惟以一椽輿送山所願食吾身早成正覺有乖此願非吾門人弟子等營辦幢輿盛設威儀將欲塋送其夜列宿大明地方欲了大雨洪汪道

俗同擁一不得往還依遺訣單輿至山雨卽通霽收葬于京南神和原起塔樹松立銘塔所

續高僧傳卷第十七

音釋

璿

似宜切

异

余吏切

枰

房六切
與異同梁也

福建福寧州福安縣尹丹陽賀學易施貲刻續高僧傳第十七卷計字六千五百六十六箇該銀三兩四錢二分平湖釋在照對長洲丘義民書當塗劉仲文刻萬曆辛亥歲次秋七月徑山寂照庵識

爲二親

續高僧傳卷第十八

唐釋道宣撰

唐蒲州仁壽寺釋志寬傳十一

曇元

靈範

相州慈潤寺釋慧休傳十二

淨元

智衍

京師弘福寺釋靈潤傳十三

京師慈恩寺釋道洪傳十四

京師慈恩寺釋義褒傳十五

釋志寬姓姚氏蒲州河東人也祖宗仕族不交羣小父任隋青州刺史寬自幼及長以清約知名歷聽諸經以涅槃地論爲心要也東西訪道無釋寸陰業成

登器遊講爲務生常履信言行不乖望似專正而懷抱虛蕩嘗以遊學長安詣市買絹有人曰可見付直明當送絹於此便付直還寺爲諸僧所笑寬曰自憶不負於人豈有人而乖信至期果獲以事陳之彼人云兵食可亡信不可廢弟子俗人奉之豈意釋門綴斯慮也寬常誦維摩及戒本所居住房每夜必有振動介冑之響竊而觀者咸見非常神人遶房而行又一時夜中房重閣上有打物聲同學實通聞之驚迷不安其席寬就而慰之猶打物如故至旦看之乃舍梁將折卽令拄之得免其命其爲幽靈所衛如此而

性好瞻病無憚遠近及以道俗知無人治者皆輦迎房中躬運經理或患腹癰不可膿出者乃口就啖之遂至於瘡往往非一其慈惠之懷信難繼也後於中夜室內大明及觀房外與晝無異乃自縫綻衣帛不謂神光所照後召諸徒方知半夜此相數現後遂不怪加以開務誘引弘濟爲業道俗胥悅慶其幸遇屬煬帝弘道海內搜揚以寬行解同推應斯榮命旣處慧日講悟相仍會臬感作逆齊事拘纏寬便下獄待罪有來餉遺一不自資通給囚僧歡笑如昔後並配徒隸役於天路常令負土使裝滿籠盡力輦送初不

懈怠同役僧曰此無監檢當可小停寬曰業報如此何能自欺違心行事誠未安耳未又配流西蜀行達陝州有送財帛祖餞之者並卽散而不遺唯留一驢負經而已路次潼關流僧寶暹者高解碩德足破不進寬見卧於道側泣而哀焉卽捨驢與乘自擔經論徒行至蜀雖有事勞而口不告倦其仁恕之性登苦知其人矣旣達蜀境大發物情所在利安咸興敬悅時川邑虎暴行人斷路或數百爲羣經歷村郭傷損人畜中有王獸其頭最大五色純備威伏諸獸遂州都督張遜遠聞慈德遣人往迎寬乃令州縣立齋行

道各受八戒當夕虎災銷散莫知所往時人感之奉爲神聖然寬因各立行弘裕有儀凡所宣化風之靡草每至散席禮瞻相仍或至十萬二十萬者皆卽坐散盡了無資已告施者曰財猶種子聚則難繁故爲散之今從用有在耳其虛懷應物爲若此也兼又輕生疎素弊服尋常一經履御形動經累稔愛護之甚有過身肉時逢儉歲躬煮糜粥親惠饑餒銜泣說化令誦佛名又以所服衣之與氈或割或減用充貧乏每年冬首預積坐氈履替觀諸沙門少者便給以此爲常貞觀之初還返蒲晉緇素慶幸歡詠如雲屢建

法筵重揚利涉時州部遇旱諸祈不遂官民素承嘉績乃同請焉寬爲置壇塲以身自誓不降雨者不處堂房曝形兩日密雲垂布三日已後合境湧流民賴來蘇有年斯在昔在蜀土亦以此致譽故使徧洽時諺號爲一代佛日有沙門神素者架業相鄰尤所欽友以先卒於棲巖寬任州寺先絕凶問忽降形歡叙欣若生平明晚來告乃知其死寬致書慰曰等同幻境俱稟泡形不意之情非復言像素法師俗風清美道器沖深包總義門研機至實但正業久成必之淨土此方薄運頓失所歸老病之僧早應先去罪重福

微猶守餘報耳法師不遺故舊昨二十五日夜降神共聚同卧一床通夕言議至曉方別情猶今昔事卽存亡冥感之誠未可陳述素見別傳以貞觀十七年春二月二十四日卒寬以其年夏五月十六日卒於仁壽寺春秋七十有八初未終之前右脅而卧枕於右臂告門徒曰生死長遠有待者皆爾汝等但自觀身如幻便無愛結自纏吾命亦斷當取椽兩根遽條一領褰縛輿送無得隨俗紛紜爲不益事也言訖而卒時蒲虞等州道俗奔赴號慟川野屯於壙側七里人滿自寬從釋種靜攝居形不卧全氈不畜足絹簞

篋之事由來絕心騎乘勞具終身不涉口不及利手
不執錢或有忤之便掩口私默不行讚毀於人物也
曾用錢一千五百買驢負經既至東京值卒科運大
貴或頭數至萬者同侶欲爲賣之寬不許曰已勞負
荷豈復過本乎便詣市自出之但取元價此雖小事
廉恥本矣

釋慧休姓樂氏瀛州人也世居海濱以蠶漁爲業而
生知離惡深惟罪報常思出濟無緣拔足或累歎通
宵晨或忘餐延逾信宿雖憤氣填膺無免斯厄十六
遇相州沙門巡里行化談三世之循擾述八苦之交

侵雅會夙懷背世情訣乃違親背俗投曷律師而出
家焉曷導以義方禮逾天屬又聞靈裕法師震名西
壤行解所歸現居鄴下命休從學休天機秀舉惟道
居心乃背負華嚴遠遊京鄴一聞裕講鑒動身心不
略昏明幽求體性而章句蕪昧至理未融展轉陶埏
五十餘遍研詞文理轉加昏漠試以所解遍問諸師
皆慮涉重關返啟其致乃悟曰斯固上聖之至理也
豈下凡而抑度哉且博聽衆師沐心法海耳乃往渤
海從明彥法師聽成實論先出章抄品藻異同慧滿
沖情解津法友以彥公化世更染餘流從志念法師

受學小論迦雜婆沙各聞數遍窮其本支曉其固執
解既清迴行寔貞嚴念曰余講小乘歲序多矣今乃
值子諒不虛延休卽著雜心玄章抄疏各區別部類
條貫攸歸文教纔出初尋重敬頻當元宰講授相續
幽致旣舉慧燭天懸故使馳名冀都擊響河渭抱帙
橫經肩排日謁結疑懷籤踵接登堂皆總爲書紳永
開冥府故於立破諸教探隱洞明雖府學冠空宗而
梗情塵境欲通惟識之旨取悟無方會裕師入關因
便預從遇曇遷禪師及尼論師等講揚攝論每舉一
會餘駕停輪辭吐旣新領拔彌悉周涉三遍卽造疏

章神會幽陳廣流聽視自大小諸藏並統關鍵唯有
律部未遑精閱昔以戒禁隨事可用緣求案讀卽了
未勞師授曾披一卷持犯茫然方悔先議更弘神府
乃負律提瓶從洪律師聽採四分一經講肆三十餘
遍日漸其致終未極言顧諸學徒曰余聽涉多矣至
於經論一遍入神今遊律部逾增逾暗豈非理可虛
求事難通會乎而敬慎三業懍課六時纖塵或阻卽
申懺洗目見大小講匠知名者多奉法自修實罕聯
類嘗聽礪公講律礪曰法師大德暮年如何猶勤律
部休曰余憶出家之始從虎口中來卽奉投戒法豈

以老朽而可斯須離耶恨吾不得常聞耳其清慎之高率此例也又屢經寇蕩荒荐相仍寺衆僧廚亟經宿觸故從隋末終至唐初四度翻穢獲資淨供致使四方嘉會休有功焉暨武德年內劉闡賊興魏相諸州並遭殘戮忽一旦驚急官民小大棄城逃隱休在雲門聞有斯事乃率學士二十餘人東赴相州了無人物便牢城自固四遠道俗承休城內方來歸附當斯時也人各藏身而休挺節存國守城引衆可謂亂世知人者矣其年不久天策陳兵遠臨賊境軍實無委並出當機休既處僧端預明利害集衆告曰官軍

靜亂須有逢迎僧食衆物義當先送再和大衆並無從者休懼被後罰必可乘權獨詣軍門具陳來意于時曹公徐世勣引勞賞悅仍令部從隨休至寺任付糧粒及平殄後曹公爲奏具述休功登卽下敕入賊諸州見有僧尼止留三十相州一境特宜依定以事驗人休量難准又荒亂之後法律不行並用銅孟身御俗服同諸流俗休恐法滅於事躬自經營立樣造坏依法施熏遂成好鉢遍送受持於今大行並是休功緝遺緒也又僧庫火起時當中夜忽有人告走往觀之賴始發焰救而獲免退問告由了無知者良以

道通幽顯屢動禎祥貞觀九年頻敕徵召令入京師並固辭以疾無預榮問至今十九年中春秋九十有八見任慈潤爽健如前四衆懷仰蒲柳之暮猶執卷諮謀乃力倦而告曰吾學功多矣每有經律雖聽二十遍文旨乃鏡猶恨少功欲兼異部未遑多涉耳今之後學則不同之薄知文句宗致眇然卽預師範更無通觀所以終夜長慨有耿於懷致有窮括教源莫知由序此法滅在人矣今暮年開導意存成器斯猶砥礪合其刃耳安能鑪錘其樸耶所以引化席端直陳綱要而奉禁守道抑在天然挫拉形心逾衰逾

篤衣服率然趣便蓋體襍懸壁上尺絹不居所得外利卽迴講衆補綻衣服不勞人助見著麻履經今三十餘年雖有斷壞綴而蹈涉暫有泥雨徒跣而行有問其故答云泥軟易履不損信施耳又寒不加火熱不依涼瓶水若凍裹之草束受具已來鉢無他洗入夏已去不噉菜蔬於道往還執帚先掃存護物命寧有過之凡斯衆行前後一揆余以親展徽音奉茲景行猶恨標其大抵事略文繁以爲約耳弟子曇元高潔僧也經論及律並曾披導偏重清行不妄衣食寺雖結淨猶懷塵黠常乞食自資今託靜林慮寶山志

道辭世門人靈範學通休涉慧悟少之敕召弘福時
揚攝論今居宗樹業振名京邑又休以年學高遠今
上重之因事遼左親幸其室敘故陳道彌會帝心故
又續其績

釋靈潤俗姓梁河東虞鄉人也家世衣冠邦閭望族
而風格弘毅統擬大方少踐清猷長承餘烈故能正
行倫據不肅而成昆季十人秀美時譽中間三者齊
慕出家父告子曰但誦觀音先度卽當許也潤執卷
便誦一坐不起從旦至中文言遂徹便預公度依止
靈粲法師住興善寺粲有正行備於別傳年十三初

聽涅槃妙通文旨將及志學銷會前聞括悟新理便
登講座宣釋教意部分科宗英秀諸僧咸欣其德加
又欽重行禁動靜惟安不妄遊從常資規矩所以興
善大德海內名僧咸相顧而言曰此沙彌發蹤能爾
堪住持矣於後深心至道通贍羣師預在見聞包蘊
神府當卽黼藻人法珪璋解行皆統其本支該其成
敗仁壽感瑞懷州造塔有敕令往官供驛乘隨師東
赴乞食徒行獨無受給旣達河內道俗伏其精通敬
其行範所有歸戒並從於潤當卽名厲河北譽滿京
師聞泰岳靈巖寺僧德肅清四方是則乃杖策尋焉

既觀副師遂從諮訓乃翊般舟行定無替晨昏初經
三七情事略疲自斯已後頓忘眠倦身心精勵遂經
夏末于時同侶五百餘人各奉行定互相敦勵至於
解坐同行無幾惟潤獨節秀出情事莫移皆不謀同
詞敬稱微績時父任青州益都令外祖吳超任懷州
懷令堂祖吳同任齊州山荏令姨夫侯援任曹州金
鄉令並潤之宗族內外親姻雖往還講肆遊其所部
事逾行路一無過造及生緣背喪或有悲慕邀延者
潤情若風傳不往登踐斯割愛從道皆此類也有道
契法師擅名海岱講攝大乘又往尋焉時未具戒早

飛聲彩周流法席文義圓通問難深微稱傳元宰預
是同席心共揖之既承師有本卽奉契以爲和尚大
戒已後方詣律司十地諸經略觀文體年二十三還
返京室值志念法師正弘小論將欲博觀智海預在
聽徒有辯相法師學兼大小聲聞于天攝論初興盛
其麟角在淨影寺創演宗門造疏五卷卽登敷述京
華聽衆五百餘僧豎義之者數登二百潤初從關表
創預講筵祖習異聞遂奮奇論一座驚異側目嘉之
登有辯行法師機論難擬處衆高謝而敬憚焉雖則
負譽帝京而神氣自得或譏毀達其耳者曾若不聞

以道鎮心情無喜怒末法攸寄誠可嘉焉大業初歲風疾暴增後復本心更精新業又恐報傾旦夕不守本懷講導世流往還煩雜遂脫略人事厭俗歸閑遂往南山之北西極澧鄂東漸玉山依止寒林頭陀爲業時與沙門空藏慧璉智信智光等京邑貞幹同修出離旣處叢冢鬼神斯惱或被推盪偃仆或揚聲震抖者潤獨體其空寂寞坐如空諸被燒者皆來依附或於深林曠野狼虎行處試心安止都無有畏當遵此行盡報傳持屬大業末年不許僧出遂虧此行乃還興善託於西院獨靜資業一食入淨常講涅槃衆

經有慧定禪師等歸依受業相率修課不出院宇經于三年結侶漸多行清動衆時僧粲法師一寺頂蓋銳辯無前抗衡京國乃率諸_僧翹望五十餘僧來至法會詳其神略人並投問玄隱之義潤領宗酬答剖判泠然咸共欣賞妙符經旨爾後譽傳先價衆聚相從旣懿業內傳將流法味大業十年被召入鴻臚教授三韓并在本寺翻新經本並宗轄有承無虧風彩會隋氏亂倫道光難緝乃隱潛于藍田之化感寺首尾一十五載足不垂世離經專業衆請便講以示未聞春秋入定還遵靜操沙門志超抗節禪府聞風造展

遂等宿交相師念定欣從語嘿時天步饑餒道俗同
霑化感一寺獨延賓侶磨穀爲飯菽麥等均晝夜策
勤弘道爲任故四方慕義歸者雲屯周贍精麤無垂
僧法共餐業果遂達有年斯誠至德冥符兼濟有日
矣潤以化洽外流道聲載路興善本寺敬奉芳塵上
陳敕使請充寺任便不守專志就而維之貞觀八年
敕造弘福復被徵召卽現翻譯證義須明衆所詳准
又當斯任至於詞理有礙格言正之同倫糾位斯人
最上京邑釋門寔惟僧傑初潤隋末在興善院感魔
相燒定志不移冥致善神捉去經宿告曰昨日魔子

依法嚴繩深知累重自感而死若此徵應其量難紀
武德七年時任化感寺王智信爲人所告敕使圍寺
大顯威權潤曰山居行道心不負物賢聖所知計非
所害使人逾怒忽有大風雷震山崩樹折吹其中帽
坐席飄落異處人衆喪膽遂求悔過潤曰檀越有福
能感幽靈斯之祥徵昔來未有使者深愧釋然事解
貞觀年中與諸法侶登山遊觀野燒四合衆並奔散
惟潤安行如常顧陟語諸屬曰心外無火火實自心
謂火可逃無由免火及火至潤燔餘自歛據事以量
知人難矣後任弘福有僧因事奉敕還俗復經恩蕩

情願出家大德連名同舉得度上聞天聽下敕深責
投諸南喬驪州行道于時諸僧創別帝里無非慟絕
潤獨安然容儀自若顧曰三界往還去來恒理敕令
修道何有悲涼拂衣東舉忻然而趣道俗聞見莫不
歎伏尋爾敕追洛東安置化行鄭魏負帙排筵弘闡
涅槃十有餘徧與義泉飛慧流河洛乃報京邑門人
疏曰吾今東行略有三益一酬往譴二順狀生三成
大行吾有宿累蒙天慈責今得見酬則業累轉滅唯
加心悅何所憂也愚夫癡愛隨處興著正智不爾厭
不重生夫淨穢兩境同號大空凡聖有情咸惟覺性

覺空平等何所著也自度度人俱利之道舉人出家
依道利物願在三有普濟四生常無退轉三益如是
汝等宜知各調淨根業興善而任吾無慮矣僕射房
玄齡遇之稱歎累息曰大德樹言詞理俱至名實之
副誠所望也不久敕追還任弘福居宗揚化涅槃正
義唯此一人也然其爰初入道奉節不虧持操攝儀
魁質雄雅形器八尺動靜溫和挺超聯類十三離俗
更不重臨二親既崩兄弟哀訴情守自若曾無動容
但爲修冥福設會千僧再度盡京施悲田食而已至
於世情得喪浮豔雕華旣不附心口亦無述時俗往

還直知敘對皆絕供給隨言將遣前後所講涅槃七十餘遍攝大乘論三十餘遍并各造義疏一十三卷玄章三卷自餘維摩勝鬘起信論等隨緣便講各有疏部而立義倫通頗異恒執至如攝論梨耶義該真俗真卽無念性淨諸位不改俗卽不守一性通具諸義轉依已後真諦義邊卽成法身俗諦義邊成應化體如來轉依作果報體據於真性無滅義矣俗諦自相有滅不滅以體從能染分義滅分能異體慮知不滅及資糧章中衆師並謂有三重觀無相無生及無性性也潤揣文尋旨無第三重也故論文上下唯有

兩重捨得如文第一前七處捨外塵邪執得意言分別第八處內捨惟識想得真法界前觀無相捨外塵想後觀無生捨惟識想第二刹那卽入初地故無第三筌約三性說三無性觀據遣執唯有兩重至如本識三相自相受熏依他性中說有總別三滅又四涅槃離合義異兩處三種熏習體無有別諸如此等有異諸師存廢之旨陳具章疏弟子淨元神睿卓越博要之舉振績京畿講釋經論亟經載紀銓辯名理響逸學門加以性愛林泉捐諸名利弊衣糲食談玄爲本元以潤之立義建志尋求轉解傳風被於當世有

僧法御道定人也夢見淨元兩手極大執印憑案若有所通寤以告之正披此義卽因而遂廣乃成王路矣沙門智衍卽潤之猶子也幼攜入道勗以教宗承明詞義深有會繫講攝論涅槃近住藍田之法池寺統津成匠亟動時譽然有法以來師資傳道其宗罕接唯潤之緒繼美前修亞迹安遠斯塵難濟見於今日矣

釋道洪姓尹氏河東人也父曜仕隋歷任江陵令有子五人洪其第三矣聰敏易悟深狀形有年在十三以開皇六年出家事京邑大德曇延法師博通內外

馳譽門序雖廣流衆部偏以涅槃爲累教之極也故敷演之所以師資傳道聲績遠近亦於法衆親喻覆述後於願法師所學窮地論傍通經數德器崇振及隋祖昇遐禪定構立乃召處之自爾專事弘經周輪無輟貞觀伊始弘護道張凡寺綱維無非令達乃敕爲律藏寺上座緝諸理事允副朝委立情清愨無競榮辱故使厚供殊禮鱗接邀延致令二宮樹福妙資搜舉物議所及莫不推先尋又下敕任大總持本居寺王春宮異供隨時薦及以追受戒之禮也貞觀十四年寶昌寺衆請講涅槃時感白雉隨人聽法集散

馴狎終于講會相從傳授迄于暮齒凡講涅槃八十
七遍依承宗旨罕墜彝倫及弘福譯經選充證義慈
恩創起又敕徵臨以貞觀末年微覺輕貶纔及一旬
奄爾長逝春秋七十有九初染疾之始全無別痛少
食不語用乖常候而數以手搗撥於空侍問其故答
曰有三衣冠者數來禮拜故以止之又曰紅花綠池
鮮榮可翫尋爾合掌目送於空曰大德羅睺羅來辭
去也因爾潛逝殊香滿院然洪形器端偉七尺有餘
沉簡仁愛慈濟存沒喜愠莫顯操節不形傳者目其
梗概要妙固多略耳

釋義褒姓薛常州晉陵人蓋齊相孟嘗君之後吳名
臣綜瑩之胤也天體高遠履性明朗出家已後遊談
在務周流會稽統御法筵初從蘇州永定寺小明法
師稟學華嚴大品其卽有陳興皇朗公之後嗣也專
經強對亦當時之僧傑矣褒優柔教義屢啓清涼之
談將事通覽辭往縉雲山婺州永安寺曠法師所曠
在陳朝興皇盛集時當法選亟動神機法王旣崩遍
流視聽長干禪衆栖霞布公並具式瞻親霑餘令所
以四經三論江表高推褒敬竭義筵縱思披釋諸方
俊銳將事別輪曠亦勸褒行傳燈禮乃從之傳經述

論三十餘年光聞五湖馳名三輔每以大乘至教元出渭陰中原播蕩乃興揚越嗟乎淳味不無流靡後任東陽金華法幢寺弘道不倦日坐忘食慈恩申請搜揚髦彥京邑承風以事聞奏下敕徵延便符昔願卽而入朝時翻經三藏玄奘法師盛處權衡當陽弘演承思遠問用寫繁蕪亦旣至止共詳幽致乃詰大乘經論無所不通唐朝後學多尚名體耽迷成性膠柱守株如何解網以開玄照請所學宗頓講十遍勒諸門位並往歸依時在慈恩創開宏旨有空雙遣藥病齊亡乃有負氣盱衡傲然亂舉褒爲提紐解決疎

刷神襟責以三關微研五句詳括文義統略悟迷經難論易悼時俗之反昏論釋深經誨今聞之異昔所以每日在座前唱聖經半講已後方明賢論于時英彥皆預席端歎其竦拔之神奇伏其辯洽之銛利宰輔冠蓋傾仰德音留連言晤寫送無絕顯慶三年冬雩祈雪候內設福場敕召入官令與東明觀道士論義有道士李榮立本際義褒問曰旣義標本際爲道本於際爲際本於道耶答曰互得又問道本於際際爲道本亦可際本於道道爲際原答亦通又並曰若使道將本際互得相反亦可自然與道互得相法答

曰道法自然自然不道法又並若道法於自然自然不道法亦可道本於本際本際不本道榮旣被難不能報浪嘲云旣喚我爲先生汝便成我弟子褒曰對聖言論申明邪正用簡帝心芻蕘朝譴塵黷天聽雖然無言不酬聊以相答我爲佛之弟子由以事佛爲師汝旣稱爲先生則應先道而生汝則斯爲道祖于時忸怩無對便下座又令褒豎義便立大智度義李徒雖難隨言卽遣于時天子欣然內宮嗟賞李榮不勝其憤曰如此解義何須遠從吳來褒答曰三吳之地本出英賢橫目狗身舊無人物爾後諸寺連請多以法華淨名中百經論等以開時俗龍朔元年駕往東都別召追往頻入宮禁義論橫馳乃於淨土講解經論七衆載驅羣公畢至英聲逾盛不久遘疾卒於淨土春秋五十有一道俗悲涼恨法門之早捨皇上悼傷久之遂敕送柩返於金華山舊寺賻贈之榮光聞遠近

論曰自佛教東傳年代雖遠條暢銓府開喻精靈可略言矣昔者漢明入夢騰蘭赴維通悟道俗抑引邪正故使時俗一期翕然改觀非夫辯慧何以明哉然則教本通揚宗歸義舉談吐誠易識敏攸難不輕被

錯授之儔淨名垂失機之責並爲沉淪典誥以解齊緣藥病相翻斯迷斯覺况復教流千載情纏五濁控詞談理能無糾紛得在傳揚失於熏習晉有道安獨興論旨准的前聖商榷義方廣踈注述首開衢路遠持追蹤於遂古願睿振藻而傳芳故著序云安和尚鑿荒塗以開轍標玄旨於性空削格義於既往啓神理於來世至如道生孤拔擅奇思於當年道林遠識標新理而改旦自斯厥後祖習餘風雖云較異蓋可知矣梁高祖拱御曆膺奉護持天監初年捨邪歸正遊心佛理陶思幽微於重雲殿千僧講衆月建義筵

法化通洽制五時論轉四方等注解涅槃情用未愜重申大品發明奧義當斯時也天下無事家國會昌風化所覃被於荒服鍾山帝里寶剎相臨都邑名寺七百餘所諮質文理往往而繁時有三大法師雲旻藏者方駕當塗復稱僧傑挹酌成論齊驚先驅考定昔人非無臧否何以然耶至如講解傳授經教本宗隨文揣義情猶有失何得背本追末意言引用每日敷化但豎玄章不覩論文終於皓首如斯處位未曰紹隆若夫立文本宗誠遊義苑指月之况不爽先模隨文五失又開弘誠然則教爲理依理隨教顯附教

通理弘之在人准此承遵居然多惑寧幸比喻安得相符是使梁氏三師互指爲謬審文紕亂可有致言義在情求情安倚伏其中縱達論宗肅成風素榮冠道俗行業相兼者則開善智藏抑其人乎餘則慧解是長儀範多雜非無十數翹楚遵修細行然定學攝心未聞於俗故略言也太宗簡文在昔東府委心妙法遍覽玄章志歸般若刺心血而書十部又撰法集聯壁各二百餘卷然以晚從窘繫故使釋侶無聞中宗孝元體悟幽鍵更崇深信法華成論常自敷揚沙門道侃德隆時彥業貫通賢綴述新奇帝偏猷重奉

爲僧正盛開學府廣召義僧還遵舊轍戶牖爲異宣明已下福事雖弘至於教理頗翳微緒陳氏五政世屬虔劉京邑僧寺誅焚略盡及初臨統普備修治接棟連薨復基梁日弘福慧門世稱難紀名德勝行故是可傳雖獲五三蓋失多矣恨闕餘傳與時俱喪對此可悲至如燄騰光於五湖螢朗飛蓋於三楚二瓊以匡救而傳世兩等以護法而相嗣盛德弘矣逮於北鄴最稱光大移都茲始基構極繁而兼創道場珍絕魔網故使英俊林蒸業正雲會每法筵一建聽侶千餘慧光道憑躡跡通軌法融慧遠顧視爭衡然

而開剖章途解散詞義並推光統以爲言先豈非唱
高和寡獨振今古卽當鋒之領袖乃萬葉之師模然
光初學律宗晚通理教郁郁兼美能振其芳觀其成
樹骨梗分布毛目意存行猷護法爲本所以華嚴地
論咸位綱模被及當今成誦無墜蓋有由矣且夫佛
教東傳世稱弘播論其榮茂勿盛梁齊故武帝撫期
師承護法戒定慧品莫匪陶甄受持十善無缺六時
永絕辛羶長齋卒歲言行相檢誠可尊嚴自有帝王
罕能相擬於時釋侶顧視思齊篤學翹誠多陳濟器
齊宣受禪權用不思或出或處非小節之所量乍智

乍愚信大人之壯觀至於崇敬佛理師承戒護每布
髮於地令上統踐之又能率土之內禁斷酒肉放捨
鷹犬畋漁屠殺普國不行年三月六勸民齋戒公私
葷菜悉滅除之又置昭玄十統肅清正法使夫二百
萬衆綏緝無塵法上一人誠有功矣周武定業秦川
大開釋府沙門道安復稱弘量降禮宸極展敬華夷
遵龍樹之江河響彌天之輿蓋地惟武服道寄文弘
開蒙博施之功是其經略但以運屬道消中年毀廢
雖陳顯論莫表深衷瘳病成珠竟於身世未有亡名
復接斯咎坎塲貧病陷遭戎俗孝宣卽位政異前朝

經像漸開齋福稍起而厥化草創義學猶微隋高荷負在躬專弘佛教開皇伊始廣樹仁祠有僧行處皆爲立寺召諸學徒普會京輦其中高第自爲等級故二十五衆峙列帝城隨慕學方任其披化每日登殿座列七僧轉讀衆經及開理義帝目覽萬機而耳餐正法於時釋門重稱高敞雖減梁齊亦後之寄沙門慧遠齊餘開士隨運高僧首達帝城卽陳講議伏勤請益七百餘人道化天下三分其二自餘明勝聯鑣等驅僧衆以論士馳名慧藏以知微取號僧休洞精於大論法經妙體於教源餘則玳瑁羣英詆訶龍象

者復叵知矣其中尤最沙門曇延復是高傑至如坐鎮御牀口敷聲教致令萬乘頂足其德弘矣煬帝嗣錄重飛聲實道莊顧言於内外法論禮御於始終相願光揚於兩都英脫振藻於周魯厚德懷仁又難加也自爰初晉卽卽位道場慧日法雲廣陳釋侶玉清金洞備引李宗一藝有稱三微別館法輪常轉慧炬恒明風靡之化覃延復遠當時諸部雖復具揚而涅槃攝論最爲繁富世近易昭無勞顯述及皇唐御曆道務是崇義學之明方爲弘遠伊人之風豈易披述輒託攸聞故略其致然嵩壁抗聲於金陵基景標宗

於玉疊常辯弘揚於三輔深懿馳譽於兩河并晉則
二達開模齊魯則密才程略潤會剖符日下敬其名
教微空位席嵩澤仰其義門本紀時或漏之其德不
無光敘統明衆師注述通以章鈔爲工課文引義仰
順前軌徒盛改張差無弘誘或接綴前篇或糅雜時
見或虛控胷臆詞理相非或旁竊他文意義蹇塞皆
勒成命氏騰譽一時言行之間河漢遼阻本寔邪求
妄承傳教審夫意本焉可強乎且自經誥所被元在
受持大集顯法行之文涅槃明知時之說今則婆娑
章句流演澆浮翻種諸有未爲靜業超生之教豈意

然邪貴如說行斯誠旨也故今當座講客寫送文義
其隙復廣何以明耶且如聖行諸漏由來杜言唯識
離念競陳橫想受學毗曇行惡戒者奉爲聰慧聽習
楞伽樂飲嗽者用爲通極誇罩蒙俗陵轢往賢眄視
天漢率輕禁網謂邪慧爲真解以亂識爲圓智不深
俊悟枉喪餘齡故使說法天禽被于念處盤特庸叟
具列賢愚辯僞異之前生顯頑囂之後報冷然釋相
可不戒歟原夫論義之設其本四焉或擊揚以明其
道幽旨由斯得開或影響以扇其風慧業由斯弘樹
或抱疑以諮明決斯要正是當機或矜伐以冒時賢

安詞以拔愚箭託緣乃四通在無嫌必事相陵還符畜獸故世中論士勘會清柔初事舍容終成陷黷名聞誰賞境界非凡徒盛拒輪必歸磨臆故有王斌論並明琛蛇勢會空屋子宗統語工聽其論道唯聞殺死之言觀其容色但見紛披之相及後業之作也或生充蛇報或舌爛喉中或僧獄接其來生或猛火焚其往咎彥琮山樓之驗又可誠哉是知道寄人弘非人未可言道豈言義府並若斯耶故智藏遺塵慧光後嗣宗仰微列豈有玷耶沙門靈裕行解相高内外通瞻亦當時之難偶也然而立性剛毅峭急不倫侍

人流汗可師範世或譏論以此爲先斯亦不比德而觀也語俗而談滔滔風流愛心綿密未覲其短多容瑕累見心機動禍福相鄰若不先知何成懲艾致使裕公虛沾此及若能返求諸已斯言自亡故宣尼流無備之詞居士設未輕之論誠有由矣世有慧休卽承裕緒學雜心而懼陵小犯受師禮而親執瓶衣遭難而更立淨廚臨危而深誨禁約人法斯具慧解通微章疏所行誦爲珠璧猶恨不係於先業餘則故略言也

續高僧傳卷第十八

音釋

施主長松坑

癰

於容切

嗽

色角切

遽

遽強魚切 籐直魚切 籐除竹席也

簞

簞求位切 簞苦協切 鄢胡古切

燐

子廉切 燐火滅也 蟀步項切

蟀

福建福寧州福安縣尹丹陽賀學易施貲刻
續高僧傳十八卷計字九千二百九十二該銀
四兩八錢叁分肆厘

真州釋道一對上元丘義民書深永陳秉常刻
萬曆辛亥夏四月徑山寂照庵識

續高僧傳卷第十九

唐釋道宣撰

習禪初

正傳二十三
人附見十五人

梁鍾山定林寺釋僧副傳一

鍾山延賢寺釋慧勝傳二

慧初

江州廬山釋道珍傳三

法歸

慧景

魏嵩岳少林寺天竺僧佛陀傳四

齊鄴下南天竺僧菩提達磨傳五

道育

鄴中釋僧可傳六

向居士
和公

法林

僧那

廖公

慧滿

林慮山洪谷寺釋僧達傳七

鄴西龍山雲門寺釋僧稠傳八

釋僧副姓王氏太原祁縣人也弱而不弄鑒徹絕羣年過小學識成大量鄉黨稱奇不仁者遠矣而性愛之靜遊無遠近裹糧尋師訪所不逮有達磨禪師善明觀行循擾巖穴言問深博遂從而出家義無再問一貫懷抱尋端極緒爲定學宗焉後乃周歷講座備嘗經論並知學唯爲已聖人無言齊建武年南遊楊輦止於鍾山定林下寺副美其林藪得栖心之勝壤也行逾水霜言而有信三衣六物外無盈長應時入里道俗式瞻加以王侯請道頽然不忤咫尺宮闈未

嘗謁觀旣行爲物覽道俗攸屬梁高素仰清風雅爲嗟賞乃命匠人考其室宇於開善寺以待之恐有山林之思故也副每逍遙於門負杖而歎曰環堵之室蓬戶甕牖匡坐其間尚足爲樂寧貴廣廈而賤茅茨乎且安而能遷古人所尚何必滯此用賞耳目之好耶乃有心岷嶺觀彼峨眉會西昌侯蕭淵藻出鎮蜀部於卽拂衣附之爰至井絡雖途經九折無忘三念又以少好經籍執卷緘默動移晨晷遂使庸蜀禪法自此大行久之還返金陵復住開善先是胡翼之山有神人現以慧印三昧授與野人何規曰可以此經

與南平王觀爲病行齋三七日也若不曉此法問之於副時以訪之果是其曾所行法南平遂行齋祀疾便康復豈非內因外構更相起予不久卒於開善寺春秋六十有一卽普通五年也寔於下定林之都門外天子哀焉下敕流贈初疾亟之時有勸修福者副力疾而起厲聲曰貨財延命去道遠矣房中什物並施招提僧身死之後但棄山谷飽於鳥獸不亦善乎勿營棺槨以乖我意門徒涕淚不忍從之將爲勒碑旌德而永興公主素有歸信進啓東宮請著其文有令遣湘東王繹爲之樹碑寺所

釋慧勝交趾人住仙洲山寺棲遁林澤閑放物表誦法華日計一遍亟淹年序衣食節約隨身遊任從外國禪師達磨提婆學諸觀行一入寂定周晨乃起彭城劉績出守南海聞風遣請攜與同歸因住幽棲寺韜明秘彩常示如愚久處者重之禪學者敬美幽栖寺中絕無食調唯資分衛大遵清儉永明五年移憩鍾山延賢精舍自少及老心貞正焉以天監年中卒春秋七十時淨名寺有慧初禪師者魏天水人在孕七月而生纔有所識好習禪念嘗閑居空宇不覺霆擊大震斯固住心深寂未可量也而志高清遠淡然

人外晚遊梁國住興皇寺閒房攝靜珪璋外映白黑
諮訪有聲皇邑武帝爲立禪房於淨名寺以處之四
時資給禪學道俗雲趨請法素懷恢廓守志淳重貴
勝王公曾不迎候普通五年卒春秋六十八葬鍾山
之陰弟子智顗樹碑墓側御史中丞吳郡陸倕製文
釋道珍未詳何人梁初住廬山中恒作彌陀業觀夢
有人乘船處大海中云向阿彌陀國珍欲隨去船人
云未作淨土業謂須經營浴室并誦阿彌陀經既覺
卽如夢所作年歲綿遠乃於房中山池降白銀臺時
人不知獨記其事安經函底及命過時當夕半山已

上如列數千炬火近村人見謂是諸王觀禮旦就山
尋乃云珍卒方委冥祥外應也後因搜檢經中方知
往生本事遂封記焉用示後學時此山峯頂寺有法
歸禪師者本住襄陽漢陰出家味靜爲務感夢有神
來請遂往廬山遊歷諸處忽然驚覺乃尋夢而往但
廬山者生來不到及至彼處樹石寺塔宛如前夢方
知爲廬山神之所請也依而結宇晨夕繼業遂終山
舍時又有慧景禪師者清卓出類不偶道俗孤行林
阜禪慧在宗及其終後乃返握兩指人有持者雖伸
還屈如前傳所紀獲二果矣當景卒旦山峯松樹並

兩甘露今名甘露峰是也生常感二鳥依時乞食及其歿後絕迹此山斯之三德道扇梁朝樹銘山阿各題芳績矣

佛陀禪師此云覺者本天竺人學務靜攝志在觀方結友六人相隨業道五僧證果唯佛陀無獲遂勤苦勵節如救身衣進退惟咎莫知投厝時得道友曰修道藉機時來便尅非可斯須徒爲虛死卿於震旦特是別緣度二弟子深有大益也因從之遊歷諸國遂至魏北臺之恒安焉時值孝文敬隆誠至別設禪林鑿石爲龕結徒定念國家資供倍加餘部而徵應潛

著皆異之非常人也恒安城內康家資財百萬崇重佛法爲佛陀造別院常居室內自靜遵業有小兒見門隙內炎火赫然驚告院主合家總萃都無所見其通微玄觀斯例衆也識者驗以爲得道矣後隨帝南遷定都伊洛復設靜院敕以處之而性愛幽栖林谷是託屢往嵩岳高謝人世有敕就少室山爲之造寺今之少林是也帝用居處四海息心之儔聞風響會者衆恒數百篤課出要成濟極焉時或告衆曰此少林精舍別有靈祇衛護一立已後終無事乏由使造者彌山而僧廩豐溢公彼至今將二百載雖荒荐頻

繁而寺業充實遠用比之佛陀無謬傳矣時又入洛將度有緣沙門慧光年立十二在天街井欄上反踢蹀躞一連五百衆人誼競異而觀之佛陀因見怪曰此小兒世戲有工道業亦應無昧意欲引度權以杖打頭聲響清徹既善聲論知堪法器乃問能出家否光曰固其本懷耳遂度之解冠終古具如別傳又令弟子道房度沙門僧稠教其定業自化行東夏唯此兩賢得道記之諒有深疑年漸遲暮不預僧倫委諸學徒自相成業躬移寺外別處零房感一善神常隨影護亦令設食而祠饗之後報欲終在房門之壁手

畫神像於今尚存

菩提達磨南天竺婆羅門種神慧踈朗聞皆曉悟志存大乘冥心虛寂通徹數定學高之悲此邊隅以法相導初達宋境南越末又北度至魏隨其所止誨以禪教於時合國盛弘講授乍聞定法多生譏謗有道育慧可此二沙門年雖在後而銳志高遠初逢法將知道有歸尋親事之經四五載給供諮接感其精誠誨以真法如是安心謂壁觀也如是發行謂四法也如是順物教護譏嫌如是方便教令不著然則入道多途要唯二種謂理行也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

一眞性客塵障故令捨僞歸眞疑任壁觀無自無他
凡聖等一堅住不移不隨他教與道冥符寂然無爲
名理入也行入四行萬行同攝初報怨行者修道苦
至當念往劫捨本逐末多起愛憎今雖無犯是我宿
作甘心受之都無怨訴經云逢苦不憂識達故也此
心生時與道無違體怨進道故也二隨緣行者衆生
無我苦樂隨緣縱得榮譽等事宿因所構今方得之
緣盡還無何喜之有得失隨緣心無增減違順風靜
冥順於法也三名無所求行世人長迷處處貪著名
之爲求道士悟眞理與俗反安心無爲形隨運轉三

界皆苦誰而得安經曰有求皆苦無求乃樂也四名
稱法行卽性淨之理也磨以此法開化魏土識眞之
士從奉歸悟錄其言語卷流於世自言年一百五十
餘歲遊化爲務不測于終

釋僧可一名慧可俗姓姬氏虎牢人外覽墳素內通
藏典未懷其道京輦默觀時尚獨蘊大照解悟絕羣
雖成道非新而物貴師受一時令望咸共非之但權
道無謀顯會非遠自結斯要誰能擊之年登四十遇
天竺沙門菩提達磨遊化嵩洛可懷寶知道一見悅
之奉以爲師畢命承旨從學六載精究一乘理事兼

融苦樂無滯而解非方便慧出神心可乃就境陶研
淨穢埏埴方知力用堅固不爲緣陵達磨滅化洛濱
可亦埋形河洙而昔懷嘉譽傳檄邦畿使夫道俗來
儀請從師範可乃奮其奇辯呈其心要故得言滿天
下意非建立玄籍遐覽未始經心後以天平之初比
就觀鄴盛開秘苑滯文之徒是非紛舉時有道恒禪
師先有定學匡宗鄴下徒侶千計承可說法情事無
寄謂是魔語乃遣衆中通明者來殄可門旣至聞法
泰然心服悲感盈懷無心返告恒又重喚亦不聞命
相從多使皆無返者他日遇恒恒曰我用爾許功夫

開汝眼目何因致此諸使答曰眼本自正因師故邪
耳恒遂深恨謫惱於可貨財俗府非理屠害初無一
恨幾其至死恒衆慶快遂使了本者絕學浮華謫黷
者操刀自擬始悟一音所演欣怖交懷海迹蹄蹙淺
深斯在可乃從容順俗時惠清猷乍託吟謠或因情
事澄伏恒抱寫剖煩蕪故正道遠而難希封滯近而
易結斯有由矣遂流離鄴衛亟展寒溫道竟幽而且
玄故末緒卒無榮嗣有向居士者幽遁林野木食於
天保之初道味相師致書通好曰影由形起響逐聲
來弄影勞形不知形之是影揚聲止響不識聲是響

根除煩惱而求涅槃者喻去形而覓影離衆生而求佛喻默聲而尋響故迷悟一途愚智非別無名作各因其名則是非生矣無理作理因其理則諍論起矣幻化非真誰是誰非虛妄無實何空何有將知得無所得失無所失未及造談聊伸此意想爲答之可命筆述意曰說此真法皆如實與真幽理竟不殊本迷摩尼謂瓦礫豁然自覺是真珠無明智慧等無異當知萬法卽皆如愍此二見之徒輩伸詞措筆作斯書觀身與佛不差別何須更覓彼無餘其發言入理未加鉛墨時或續之乃成部類具如別卷時復有化公

廖公和禪師等各通冠玄奧吐言清迥托事寄懷聞諸口實而人世非遠碑記罕聞微言不傳清德誰序深可痛矣時有林法師在鄴盛講勝鬘并制文義每講人聚乃選通三部經者得七百人預在其席及周滅法與可同學共護經像初達磨禪師以四卷楞伽授可曰我觀漢地唯有此經仁者依行自得度世可專附玄理如前所陳遭賊斫臂以法御心不覺痛苦火燒斫處血斷帛裹乞食如故曾不告人後林又被賊斫其臂叫號通夕可爲治裹乞食供林林怪可手不便怒之可曰餅食在前何不可裹林曰我無臂也

可不知耶可曰我亦無臂復何可怒因相委問方知
有功故世云無臂林矣每可說法竟曰此經四世之
後變成名相一何可悲有那禪師者俗姓馬氏年二
十一居東海講禮易行學四百南至相州遇可說法
乃與學士十人出家受道諸門人於相州東設齋辭
別哭聲動邑那自出俗手不執筆及俗書唯服一衣
一鉢一坐一食以可常行兼奉頭陀故其所往不叅
邑落有慧滿者滎陽人姓張舊住餘州隆化寺遇那
說法便受其道專務無著一衣一食但畜二針冬則
乞補夏便通捨覆赤而已自述一生無有怯怖身無

蚤虱睡而不夢往無再宿到寺則破柴造履常行乞
食貞觀十六年於洛州南會善寺側宿栢墓中遇雪
深三尺其旦入寺見曇曠法師怪所從來滿曰法友
來耶遣尋坐處四邊五尺許雪自積聚不可測也故
其間有括訪諸僧逃隱滿便持衣鉢周行聚落無可
滯礙隨施隨散索爾虛閑有請宿齋者告云天下無
人方受爾請故滿每說法云諸佛說心令知心相是
虛妄法今乃重加心相深違佛意又增論議殊乖大
理故使那滿等師常賣四卷楞伽以爲心要隨說隨
行不爽遺委後於洛陽無疾坐化年可七十斯徒並

可之宗系故不別敘

釋僧達俗姓李上谷人十五出家遊學北代聽習爲業及受具後宗軌毗尼進止沉審非先祖習年登二夏爲魏孝文所重邀延廟寺闡弘四分而形器異倫見者驚奉虎頭長耳雙齒過寸機論適變時共高美與徐州龍達各題稱謂尋復振錫洛都因遇勒那三藏奉其新誨不久值那遷化覆述地論聲駭伊穀令望歸信相次稱謁後聽光師十地發明幽旨遂從受菩薩戒焉因從請業有名學衆又南會徐部隨通地論梁武皇帝撥亂弘道銜聞欣然遂卽濟江造官請

見敕駙馬殷均引入重雲殿自晝通夜傳所未聞連席七宵帝歎嘉瑞因從受戒誓爲弟子下敕住同泰寺隆禮供奉旬別入殿開示弘理年移一紀道懷有據請辭還魏乃經七啓方許皆梁時兗州行臺侯景爲造二寺山名天觀詔曰丈夫達念身爲苦器難可維持乃試履裁約餌苓斷粒自此終報資用通生末爲魏廢帝中山王敕僕射高隆之召入鄴都受菩薩戒暨齊文宣特加殊禮前後六度歸崇十善達性愛林泉居閑濟業帝爲達於林慮山黃華嶺下立洪谷寺又捨神武舊廟造定寇寺兩以居之初達經營山

寺將入谷口虎踞其前乃祝曰欲造一寺福被幽靈若相許者可爲避道言訖尋去及造寺竟安衆綜業達反鄴京夜有神現身被黃服拜而跪曰弟子是戴山胡也王及三谷正備供養願不須還達曰在山利少在京利多貧道觀機而動幸無遮止又經靜夜有推戶者稱曰山神之妻曰日無暇今故參拜并奉米餽一筐進而重曰僧無偏爲禮佛之時請兼弟子名也達答餽可將還後當爲禮因令通爲之時一拜兼唱其含幽識明皆此類也達遣弟子道爽爲山神讀金光明經月餘有虎來將狗去達聞之曰此必小道

人懈怠不爲檀越讀經具問之果云三日來別讀維摩耳乃燒香禮佛告曰昨雖誦餘經其福亦屬檀越若有靈鑒放狗還也至曉狗還看於項上有銜齒處斯又接統神明殆不可測講華嚴四分十地地持雖無疏記而敷揚有據特善論議知名南北禪法一門開世殊廣曾遊梁境誌公遇而告曰達禪師是大福德人也帝亦深敬常顧侍臣云北方鸞法師達禪師肉身菩薩恒向北遙禮其爲時君所重無有加焉一時少覺微疾端坐繩床口誦般若形氣調靜遂終於洪谷山寺春秋八十有二卽齊天保七年六月七日

也宣帝聞之崩騰驚起舉聲大哭六軍同號山林爲動葬於谷中巖下立碑於後余以貞觀九年親往禮謁骸骨猶存寺宇遺迹宛然如在自達奉心玄道情無間然有識同親都無嫌隙承先私憾倚加事之榮勝高流彌所謙退自季世佛法崇尚官榮僥倖之夫妄生朋翼而達爲國都眇然無顧昭玄曹局曾不經臨斯乃聖達之所輕寔世福之嘉相矣

釋僧稠姓孫元出昌黎末居鉅鹿之瘦陶焉性度純懿孝信知名而勤學世典備通經史徵爲太學博士講解墳索聲蓋朝廷將處器觀國羽儀廊廟而道機

潛扣欽狀世煩一覽佛經渙然神解時年二十有八投鉅鹿景明寺僧寔法師而出家落髮甫爾便尋經論悲慶交并識神厲勇因發五願所謂財法通辯及以四大常敬三寶普福四恩初從道房禪師受行止觀房卽跋陀之神足也旣受禪法北遊定州嘉魚山欽念久之全無攝證便欲出山誦涅槃經忽遇一僧言從泰岳來稠以情告彼遂苦勸修禪慎無他志由一切含靈皆有初地味禪要必繫緣無求不遂乃從之旬日攝心果然得定常依涅槃聖行四念處法乃至眠夢覺見都無慾想歲居五夏又詣趙州漳洪山

道朋禪師受十六特勝法鑽仰積序節食鞭心九旬一食米唯四斗單敷石上不覺晨宵布縷入肉挽而不脫或煮食未熟攝心入定動移晷漏前食並爲禽獸所噉又常修死想遭賊怖之了無畏色方爲說諸業行皆摧其弓矢受戒而返嘗於鵲山靜處感神來燒抱肩築腰氣壺項上稠以死要心因證深定九日不起後從定覺情想澄然究略世間全無樂者便詣少林寺祖師三藏呈已所證跋陀曰自葱嶺已東禪學之最汝其人矣乃更授深要卽住嵩岳寺僧有百人泉水纔足忽見婦人弊衣挾帚却坐階上聽僧誦

經衆不測爲神人也便訶遣之婦有愠色以足蹋泉水立枯竭身亦不現衆以告稠稠呼優婆夷三呼乃出便謂神曰衆僧行道宜加擁護婦人以足撥於故泉水卽上涌時共深異威感如此後詣懷州西王屋山修習前法聞兩虎交鬬咆哮震岩乃以錫杖中解各散而去一時忽有仙經兩卷在於床上稠曰我本修佛道豈拘域中長生者乎言已須臾自失其感致幽顯皆此類也後移止青羅山受諸癘疾供養情不憚其臭潰甘之如齋坐久疲頓舒脚床前有神輒扶之還令跏坐因屢入定每以七日爲期又移懷州馬

頭山魏孝明帝夙承令德前後三召乃辭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乞在山行道不爽大通帝遂許焉乃就山送供魏孝武帝永熙元年既召不出亦於尚書谷中爲立禪室集徒供養又北轉常山定州刺史婁叡彭城王高攸等請至文墨之大冥山創開歸戒奉信者殷焉燕趙之境道味通被略無血食衆侶奔赴禮貺填充時或名利所纏者稠爲說偈止之聞者慙色而止便爲陳修善偈預在息心之儔更新其器既道張山世望重天心齊文宣天保二年下詔曰久聞風德常思言遇今敕定州令師赴鄴教化羣生義無獨

善希卽荷錫暫遊承明思欲弘宣至道濟斯苦壤至此之日脫須還山當任東西無所留繫稠居山積稔業濟一生聞有敕召絕無承命苦相敦喻方遂允請卽日拂衣將出山關兩岫忽然驚震響聲悲切駭擾人畜禽獸飛走如是三日稠顧曰慕道懷仁觸類斯在豈非愛情易守放蕩難持耶乃不約事留杖策渾澄帝躬舉大駕出郊迎之稠年過七十神宇清曠動發人心敬揖情物乘機無墜帝扶接入內爲論正理因說三界本空國土亦爾榮華世相不可常保廣說四念處法帝聞之毛豎流汗卽受禪道學周不久便

證深定爾後彌承清誨篤敬殷重因從受菩薩戒法
斷酒禁肉放捨鷹鷄去官畋漁鬱成仁國又斷天下
屠殺月六年三敕民齋戒官園私菜葷辛悉除帝以
他日告曰道由人弘誠不虛應願師安心道念弟子
敢爲外護檀越何如稠曰菩薩弘誓護法爲心陛下
應天順俗居宗設化棟梁三寶導引四民康濟既臨
義無推寄卽停止禁中四十餘日日垂明誨帝奉之
無失後以道化須布思序山林便辭還本住帝以陵
阜迴互諮謁或難天保三年又敕於鄴成西南八十
里龍山之陽爲構精舍名雲門寺請以居之兼爲石

窟大寺主兩任綱位練衆將千供事繁委充諸山谷
并敕國內諸州別置禪肆令達解念慧者就爲教授
時揚講誦事豐厚帝曰佛法大宗靜心爲本諸法師
等徒傳法化猶接囂煩未曰闡揚可並除廢稠諫曰
諸法師並紹繼四依弘通三藏使夫羣有識邪正達
幽微若非此人將何開導皆禪業之初宗趣理之弘
教歸信之漸發蒙斯人帝大喜焉因曰今以國儲分
爲三分謂供國自用及以三寶自爾徹情歸向通古
無倫佛化東流此焉盛矣具如別紀卽敕送錢絹被
褥接軫登山令於寺中置庫貯之以供常費稠以佛

撰述
法要務志在修心財利動俗事乖道化乃致書返之
帝深器其量也敕依前收納別置異庫須便依給未
經王府爾後詔書手敕月別頒至寸尺小緣必親言
及又敕侍御徐之才崔思和等送諸藥餌觀僧疾苦
帝常率其羽衛故幸叅稠處小房宴坐都不迎送
弟子諫曰皇帝降駕今據道不迎衆情或阻稠曰昔
賓頭盧迎王七步致七年失國吾誠德之不逮未敢
自欺形相冀獲福於帝耳時亦美其敦慎大法得信
於人黃門侍郎李獎與諸大德請出禪要因爲撰止
觀法兩卷味定之賁家藏一本據以齊乾明元年四

月十三日辰時絕無患惱端坐卒於山寺春秋八十
有一五十夏矣當終之時異香滿寺聞者悚神敕遣
襄樂王宣慰曰故大禪師志力精苦感果必然棲心
寂默虛來實返妙業玄風事高緇素運往神遷寔深
嗟惻資崇有嘉用伸悽敬可施物五百段送千僧供
於雲門以崇追福至皇建二年五月弟子曇詢等奏
請爲起塔下詔曰故大禪師德業高迥三寶棟梁滅
盡化終神遊物外可依中國之法闍毗起塔建千僧
齋贈物千段標樹芳迹示諸後代敕右僕射魏收爲
製碑文其爲時君所重前後皆此類也旣而尅日准

敕四部彌山人兼數萬香柴千計日正中時焚之以
火莫不哀慟斷絕哭響流川登有白鳥數百徘徊煙
上悲鳴相切移時乃逝仍於寺之西北建以塼塔每
有靈景異香應于道俗初稠奉信出家知奇齊魏克
志禪業冠絕後塵而歷履太行往還朝野鳴謙抱素
能扇清風加又威稜羣賊勢懼山螭解虺虎之鬪情
禁利養之深毒大儒皇氏躬爲負糧青羅獵客執刀
剪髮或德感上玄澤流奉敬之苗幽誠所致粟滿信
心之室樹神遮道隨器欲而法流文豹淨房銜穢僕
而遙棄或猛虎馴狎卽背垂衣頽山將陟召出在命

若斯靈相振古罕儔具如雲門象圖所紀又初敕造
寺面方十里令息心之士問道經行稠曰十里大廣
損妨居民恐非遠濟請半減之敕乃以方五里爲定
使將作大匠紀伯邕締構伊始邕集諸鄉邑問此地
名忽聞空中大聲答曰山林幽靜此處本號雲門重
問所由了無一人知者帝聞異之因從空響焉今名
光嚴寺是也又嘗有客僧負錫初至將欲安處問其
本夏答云吾見此中三爲伽藍言終而隱旣而掘地
爲井果得鴟吻二焉又所住禪窟前有深淵見被毛
之人偉而胡貌置釜然火水將沸涌俄有大蟒從水

中出欲入釜內稠以足撥之蟒遂入水毛人亦隱其夜因致男子神來頂拜稠云弟子有兒歲歲爲惡神所噉兒子等惜命不敢當弟子衰老將死故自供食蒙師護故得免斯難稠索水喫之奄成雲霧時或讒稠於宣帝以倨傲無敬者帝大怒自來加害稠冥知之生來不至僧厨忽無何而到云明有大客至多作供設至夜五更先備牛轡獨往谷口去寺二十餘里孤立道側須臾帝至怪問其故稠曰恐身血不淨穢汚伽藍在此候耳帝下馬拜伏愧悔無已謂尚書令楊遵彥曰如此真人何可毀謗也乃躬負稠身往寺

稠罄折不受帝曰弟子負師遍天下未足謝慙

云云

謂曰弟子前身曾作何等答曰作羅刹王是以今猶好殺卽呪盆水令帝自視見其影如羅刹像焉每年元日常問一歲吉凶後至天保十年云今年不能好文宣不悅帝問師復何如答云貧道亦不久至十月帝崩明年夏首稠喪驗之果矣嘗以暇日帝謂曰弟子未見佛之靈異頗得覩不稠曰此非沙門所宜帝強之乃投袂染于地帝使數十人舉之不能動稠命沙彌取之初無重焉因爾篤信兼常寺宇僧供勞賜優渥齊滅周廢以寺賜大夫柳務文文又令其親辛

儉守當將家入仕有神怒曰何敢陵犯須陀洹寺而
儉未幾便卒隋初興復奄同初構六時禪懺著聲寰
宇大業之末賊所停營房宇了遺餘皆焚蕩余以貞
觀初年陟茲勝地山林乃舊情事惟新觸處荒涼屢
興生滅之歎周睇焚燼頻噓黍離之悲傳者親閱行
圖故直敘之干後耳

續高僧傳卷第十九

施主長崎年左衛門

音釋

鎔

大罪大

鞭

魚孟切

咆

蒲交切

虓

許交切

虎怒貌

福建福寧州福安縣尹丹陽賀學易施貴刻
續高僧傳十九卷字七千四百銀三兩八錢四分
真州釋道一對上元丘義民書李熠刻
萬曆辛亥夏四月徑山寂照庵識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

唐釋道宣撰

後梁南雍州襄陽景空寺釋法聰傳九

荊州覆船山釋法常傳十

荊州長沙寺釋法京傳十一

荊州玉泉山釋法懔傳十二

荊州枝江禪慧寺釋慧成傳十三

荊州玉泉山釋法忍傳十四

陳鍾山開善寺釋智遠傳十五

周京師大追遠寺釋僧實傳十六

京師天寶寺釋僧瑋傳十七

京師大福田寺釋曇相傳十八

隋滄州蘭若沙門釋道正傳十九

懷州栢尖山寺釋曇詢傳二十

江州廬山化城寺釋法充傳二十一

京師真寂寺釋信行傳二十二

裴玄證

襄州景空寺釋慧意傳二十三

法永智曉

岑闍梨

釋法聰姓梅南陽新野人八歲出家卓然神秀正性貞潔身形如玉蔬藿是甘無求滋饌及長成立風操逾厲淨施厚利相從歸給並廻造經藏三千餘卷備

窮記論有助弘贊者無不繕集年二十五東遊嵩岳西涉武當所在通道惟居宴默因至襄陽傘蓋山白馬泉築室方丈以爲棲心之宅入谷兩所置蘭若舍今巡山者尚識故基焉初梁晉安王來都襄雍承風來問將至禪室馬騎將從無故却退王慙而返夜感惡夢後更再往馬退如故王乃潔齋躬盡虔敬方得進見初至寺側但覩一谷猛火洞然良久竚望忽變爲水經停傾仰水滅堂現以事相詢乃知爾時入水火定也堂內所坐繩牀兩邊各有一虎王不敢進聰乃以手按頭著地閉其兩目召王令前方得展禮因

告境內多被虎災請求救援聰卽入定須臾有十七
大虎來至便與受三歸戒敕勿犯暴百姓又命弟子
以布故衣繫諸虎頸滿七日已當來於此王至期日
設齋衆集諸虎亦至便與食解布遂爾無害其日將
王臨白馬泉內有白龜就聰手中取食謂王曰此是
雄龍又臨靈泉有五色鯉亦就手食云此雌龍王與
羣吏嗟賞其事大施而旋有凶黨左右數十人夜來
劫所施之物遇虎哮吼遮遏其道又見大人倚立禪
室傍有松樹止至其膝執金剛杵將有守護竟夜廻
遑日午方返王怪其來晚方以事首遂表奏聞下敕

爲造禪居寺聰不往任度人安之又敕徐摛就所任
處造靈泉寺周朝改爲靜林隋又改爲景空大唐仍
於隋號初聰任禪堂每有白鹿白雀馴伏栖止行往
所及慈救爲先忽遇屠者驅猪百餘頭聰三告曰解
脫首楞嚴猪遂繩解散去諸屠大怒將事加手並乞
然不動便歸過悔罪因斷殺業又於漢水漁人牽網
所如前三告引網不得方復歸心空網而返又荊州
苦旱長沙寺遣僧至聰所請雨使還大降陂池皆滿
高祖遣廬陵王重請下都確乎不許後至廬阜驃騎
威王因從受戒勸請還臺聰志存虛靜潛沂西上遁

隱荆部神山湘東王承聞馳駕山門伸師襄之禮頻請下都固辭不許乃遣親故陳旻必令請得如不允者未足相見旻以事請聰不免意暫赴所期又至青溪江陵令江祿至山爲起重閣三間湘東王以太清三年高祖崩捨宮造天宮寺邀延永任不守本志入之故里統御禪衆有扇清規禪講相叅無虧晷漏所獲檀捨通造藏經凡所至處靈瑞難述初太常劉之大具以聞高祖遂每西禮并送供養武陵上蜀從受歸戒巴峽守晉鴻上湘東王栢木爲寢殿及感放光旬日不歇王於傍造浮圖僧房講堂并王服玩作露

盤立爲寶光寺請聰居之王述般若義每明日將豎義殿則夜放光明照數里不假燈燭議者以般若大慧智光幽燭所致及宣帝未臨亦同前敬聰每入道場必涕泗翹仰普賢授記天花異香音樂冥發不可議也以梁大定五年九月無疾而化端坐如生形柔頂暖手屈二指異香不歇年九十二矣其靈泉周改爲靜林隋改爲景空大唐因而不改卽故地猶有所坐禪堂存焉

釋法常高齊時人領徒講肆有聲漳鄴後講涅槃并授禪數齊王崇爲國師以處衆囂雜枯折由生無俱

利功捐而至楚後聞追之變形革服一舉千里又達衡岳多處林野布衣乞食又之荆峽有僧法隱者久住覆船山東嶺誦法華維摩思益以爲常業而未開心觀後至松滋見常異操乃歸而問津遂默而不對乃經一夏涕泗滂沱方示心要如說行者方知其趣隱駐心自久繫念日新深悟寂定不思議也與故人胡君義別不值題壁尅某月日當遠行至期果卒後當將終語諸僧曰吾今日作一覺長眠便入室右脇而臥明日怪眠不覺看之已終方悟長眠語矣

釋法京姓孫太原人寓居江陵母將懷孕夢入蓮池

捧一童子端正可喜因而有娠將誕又夢乘白師子遊戲虛空京七歲出家十三與同學智淵咸昇高座說法無滯寺內長少俱夢聖僧告云京是寺元檀越願力生此方爲棟梁所以凡所投造風從水漸財利山積福門大弘殿宇小大千五百間並京修造僧衆湊集千有餘人長沙大寺聖像所居天下稱最東華第一由是道力所致幽明被之後梁二主聞便敬重奉爲僧正綱紀遺法晚抱危疾請僧像前七日行道沙門法泰夢像至於京房淨人遠志親覩像從京房返於大殿爾日卽愈是知育王瑞像感降在人專注

祈求無往不應不久卒寺春秋七十六矣

釋法懔姓嚴枝江人十五出家玉泉山寺衆侶清淨懔依味道積有年載禪念爲本依閑誦經法華維摩及大論鈔普皆無味不著繒纈大布爲衣不食僧糧分衛一食不卧常坐勤勵莫儔荷錫遠遊言追勝友廬峰台嶺衡羅恒岱無遠不屆氣調清邈故山僧見者莫不挹高節而仰其奇趣也榛林猛獸之宅幽深魑魅之巖栖息無爲如在邑里昔從岱岳路出徐州遇一縣令問以公驗懔常賞法華一函乃答云此函中有行文檢覓不見令怒曰本無行文何言有耶答

曰此經是諸佛所行之跡貧道履而行之還源返本卽我之行文也令瞋不歇閉之七日不食誦經聲不輟令感惡夢便頂禮悔過後栖默山以禪靜爲正業遂坐卒巖中年六十二異香紛紛旬日乃歇時陽山僧景者不詳何人晦迹塵外以道自處陽山中泉石松竹秀竦清曠領接桃源古稱名地卜居寂照感通鬼物有懷惡念不得進前或值虎蛇驚怖失道若有問法安步無他曾有人來欵起惡念忽見大蛇繩牀而出將欲吐毒懺謝得免時枝江慧瑾禪師南岳思公之神足也聞而造之杜口不答瑾便雨淚啓請通

夕翹立固請確然乃經多日方爲披說瓘出曰余遊
名山上德多矣善友高尚者十有八人分得其門頗
經趣入而牆仞高遠奇唱難階者斯人在斯至於年
紀人所不測瓘云曾問答云吾年三百歲矣不知所
終

釋慧成姓段豐陽人出家住十住寺誦法華維摩勝
天王等大乘經二十餘卷進具後爲荆南佛法希缺
承都大弘法席有心遠慕遂因商船往造建業正值
成實靈講學者肩聯一聽十年文理略盡將旋本邑
至匡山與顓師相見承南岳思禪師匡化山中引衆

波動試往看之旣見欣仰欲學定業思曰卿一生學
問與吾炙手猶不得暖虛喪功夫惜哉成素憑文疏
依他生解忽令自檢茫若霧遊慨恨之甚不可得也
乃惟曰承大師善知來意今試驗之見犀如意及手
巾綫履欲得之思命令送與成遂總燒却章鈔捐擲
筆硯專志正繫以必遠爲期當時造禪門者數十人
皆先達者或以後至恐不相及乃以夜達晝開眼坐
禪經十有五年思令入方等觀音法華般舟道場歷
試銷障三年依行魔業禪鬼頗因散絕乃示以正法
專思玄寂久久遂解衆生語言三昧精思通爽靜亂

齊焉彼閉目者觀道雖明開眼便失與成比較天地懸殊思云智顗先發三昧後證總持慧成及之二子寂照行解齊矣大師化往至上至枝江造禪慧寺所營土木咸依俗有德行所招不久便就其地西望沙渚德鸞栖遁之地東眺上明彌天立寺之所湘東王承風迎請爲建禪衆仍構大殿闕梁不成六月江漲於一夜中成曰有木中梁往江接取尋語往看果如所示有清信士段弘者爲精舍主忽然氣絕家人召成至宅弘乃穌曰初執至王所見禪師上殿曰與此人立功德未了願赦之王起禮足如言被放陳主聞而

往召卓然不往又令江總等往迎若不允心不勞返也王人雨淚強引入船成乃奮身入水立於江上又請若不蒙下總等粉身無地從之至都受戒而返乃賜所住名禪慧寺不久市朝遷革有常律師者欲往南岳遇成同宿夜中投蝨於地而密知之及明告別成曰昨夜一檀越被凍困苦常慚之永誠將終語門人曰急砌殿基吾當講涅槃也聞皆急手恰竟而智者玉泉寺至宣相符合共談玄理良久氣絕以年月坐亡於禪衆道場年七十三矣湘東王宮內立碑今見在城中

釋法忍江陵人初投天皇寺出家受具已後受持法華維摩日常再遍衆聚多誼朽折由出西往覆舟巖下頭陀自靜觀理三十餘年木食麻衣破納而已自得幽林無求外護升粒若盡繼以水果終不馳求或一食七日跏坐求志曾於一夏費米三斗必限自恣猶盈五升雖獨宿非入戒科而倫約一偶別行所止龕室纔容膝頭伏夏嚴冬形不出戶故寒不加絮熱不減衣安然守道無爲而已忽有一象無事至龕經于數日忍便現疾於寺北窟右脇而終春秋六十有七衣鉢塵朽衆無預焉評其估價不至於十云

釋智遠姓王族本太原寓居陝服幼而聰穎早悟非常居荊州長沙寺禪房爲法京沙門之弟子也卓然獨立靖記玄心至於戒年清潔逾厲而慧業未深遙想揚輦遂負泰公波達于建業龍光僧綽一代英雄乃肆心仰旨專門受教學逾一紀解通三藏梁建安侯蕭正立務兼內外備弘孔釋造普明寺請遠居之以伸供養之志也有慧湛禪師定品惟深晚學宗領遂具受祕法諮質玄觀定水旣澄慧門宜敞及研習大乘洞其根葉又歷名山養志弘道與沙門道會同集龍盤夙昔素心一期開決因住開善畢志山泉城

闕不窺世華無涉守靜自怡年老無捨以陳太建三年十二月一日旦終于此寺禪房時年七十有七遺旨不令哭奄如入定乃窆於獨龍之山新安寺沙門慧嵩曰吾與伊人早同法門久稟戒道歎法橋之忽壞痛寶舟之已沉乃率庸才仰傳實德五兵尚書蕭濟鴻才碩學行潔名高爲之銘頌

釋僧實俗姓程氏咸陽靈武人也幼懷雅亮清卓不倫嘗與諸僮共遊狡戲或摘葉獻香或聚砂成塔鄉閭敬焉知將能信奉之漸也親眷愛結不許出家喻以極言久而方遂年二十六乃得剃落有道原法師

擅名魏代實乃歸焉隨見孝文便蒙降禮大和未從原至洛因遇勒那三藏授以禪法每處皇宮諮問禪秘那奇之曰自道流東夏味靜乃斯人乎於是尋師問道備經循涉雖三學通覽偏以九次彫心故得定水清澄禪林榮蔚性少人事退迹爲功所以高蓋駟馬未曾流目清流林竹顧便亡返加又口繞黑子欵若斗形目有重瞳光明外射腋懷鳳卵七處皆平奇相超倫有聲京洛兼又道契生知化通關壤聽業未廣而無門不明而能勤整四儀靜修三法可憲章於風俗足師表於天人周太祖文皇以魏大統中下詔

曰師目麗重瞳偏同虞舜背隆偃僂分似周公德宇
純懿軌量難模可昭玄三藏言爲世寶篤志任持故
有法相之宜興俗務之宜廢發談奏議事無不行至
保定年太祖又曰師才深德大宜庇道俗以隆禮典
乃躬致所請爲國三藏實當仁不讓默而受之是使
棟梁斯在儀形攸寄周氏有國重仰玄風禮異前朝
受於歸戒逮太祖平梁荆後益州大德五十餘人各
懷經部送像至京以真諦妙宗條以問實旣而慧心
潛運南北疎通卽爲披決洞出情外並神而服之於
是陶化京華久而逾盛忽一旦告僧曰急備香火修

理法事誦觀世音以救江南某寺堂崩厄也當爾之
時揚都講堂正論法集數百道俗充滿其中聞西北
異香及空中妓樂合堂驚出同共聞聽堂欵摧壞大
衆無損奏聞梁主乃移以問周果如實祐大送珍寶
錫遺相續而實但取三衣什物而已餘隨散之由爾
名振二國事參至聖以保定三年七月十八日卒於
大追遠寺春秋八十有八朝野驚嗟人天變色帝哀
慟泣之有敕圖寫形像仍置大福田寺卽以其日窆
於東郊門外滕公酈食其塚南碑石尚存弟子曇相
等傳燈不窮彌隆華實以業有從爰於墓所立寺還

名福田用崇冥福并建碑二寺野二所大中興寺釋道安及義城公庾信製文今在苑內

釋僧瑋姓潘汝南平輦人也器量沉深風神詳雅十三出家仍服以弊衣資以菜食致使口腹之累漸以石帆水松寒暑之資稍以荷衣蕙帶故得結操貞於玉石清風拂於烟霞初誦金光明經進受具後下揚都於帝釋寺聽曇瑗律師講十誦淹于五載齊鏡持犯仍入攝山栖霞寺從鳳禪師所學觀息想味此情空究檢因緣乘持念慧頻蒙印指傳芳暢業遠承申息之國山名霧露巖洞幽深川香水美遂命檝西浮

銷聲林藪終焉之志結此山焉聲聞先徹被于周壤天子遵賢待德下車問道召至京師親奉清誨乃敕公卿近臣妃后外戚咸受十善因奉三歸天和五年以葬母東歸敕使爲安州三藏綏理四衆備盡六和在任之日經始壽山梵雲二寺南望楚水東指隋城度軌程功輪奐成美僧瑋德播江淮帝王隆重爰有別敕於王城之內起天寶寺用以居之旣被徵召身範僧倫納衣壞味任報資給靜緣潔操齊志林朝以建德二年九月十日遘疾少時終於所住春秋六十有一門人慟感士女驚奔卽以三年二月歸葬於安

陸之山僧瑋容止恭莊威儀整飾遊之者肅然清規見之者自生敬仰新野庾信載奉芳塵勒碑現集

釋曇相姓梁氏雍州藍田人與僧實同房素非師保而敦敬之重禮逾和上相聰敏易悟目覽七行禪誦爲心周給成務而慈悲誘接偏所留心因有行往見人弋繳網羅禽獸窮困者必以身代贖得脫方捨其仁濟之誠出於天性實每美云曇相福德人我不及也斯見禮如此實嘗夜詣相房恒預設座擬之相對無言目陳道合私有聽者了無音問常以爲軌乃經積載有時大癘橫流或旱澇凶儉人來問者相皆略

提綱目教其治斷至時必有神効人並異之或問李順興強練何人耶相曰順興胎龍多慾強練遊行俗仙助佛揚化耳其幽記之明諒不可測也住大福園寺京華七衆師仰如神以周季末曆正法頽毀潛隱山中開皇之初率先出俗二年四月八日卒於渭南故都圖像傳焉今在京師禪林寺終時遺言生蜀名慧寬故靈相如後所述又其承緒禪學遺屬慧端具見別傳

釋道正滄州渤海人稟質高亮言志清遠居無常處學非師授樂習禪行宗蘭若法無問寒夏栖息深林

乞食於村餘唯常坐繫想繩牀下帳獨靜道俗參訊
略示綱緘今其任心緣向所授故使四遠造者各務
靜緣衆聚雖多而外無囂撓正任性行藏都無名貫
經論講會莫不登踐皆聽其深隱略其繁長周流兩
河言議超逸偏以成實知名幽冀時有緣公貫者引
正住寺爲上簿書而志駭風雲曾無顧眄還返林薄
嗣業相尋綜述憲法流之於世名爲六行凡聖修法
也包舉一化融接萬衢初曰凡夫罪行二曰凡夫福
行三小乘人行四小菩薩行五大菩薩行六佛果證
行都合六部極略一卷廣二十卷前半序分後半行

體言非文質字爽詞費開皇七年賁來謁帝意以東
夏釋種多沉名教歸宗罕附流滯忘返普欲捨筌檢
理抱一知宗守道行禪通濟神爽具狀奏聞左僕射
高穎素承道訓乃於禪林寺大集名德述正所奏時
座中有僧曰帝京無人豈使海隅傳法正聞對曰本
意伸明邪正不欲簡定中邊夫道在通方固須略於
祖述衆無以抗也而其著詞言行衆又不願遵之於
是僧徒無爲而散正知澆季之難化也遂以行法並
留京輦方禪師處卽返東川不悉終所今驪山諸衆
多承厥緒繫業傳云

釋曇詢楊氏弘農華陰人後遷宅于河東郡焉弱年
樂道久滯樊籠年二十二方捨俗事遠訪巖隱遊至
白鹿山北霖落泉寺逢曇雅禪師而蒙剃髮又經一
載進受具戒謹攝自修宗稟心學而專志決烈同侶
先之圓備戒律又誦法華初夏旣登還師定業承僧
稠據于蒼谷遂往問律稠亦定山郢匠前傳所敘詢
以聲光所被遙相揖敬住旣異林精融理極思展言
造每因致隔但爲路罕人蹤岡饒野獸栖幽旣久性
不狎塵來往質疑未由樵逕直望蒼谷以爲行表荆
棘礪礪披跨不難巖豁幽阻攀緣登陟志存正觀也

故不以邪道自通又以旁垂利道由曲前而通滯吾
今標指雖艱必直進以程業用斯微意隨境附心不
亦善乎每云與其失道而幸通寧合道不幸而窮耳
故履踐重阻不難塗窮後經三夏移住鹿土谷修禪
屬枯泉重出鹿麋繞院故得美水馴獸日濟道隣從
學之徒相慶茲瑞時因請法暫往雲門值徑陰霧昏
便成失道賴山神示路方會本途此乃化感幽冥神
明翊衛時有盜者來竊蔬菜將欲出園乃爲羣蜂所
螫詢聞來救慈心將治得全餘命嘗有趙人遠至慙
慙致禮陳云因病死穌故蒙恩澤往見閻王詰問罪

當就獄賴有曇詢禪師來爲請命王因放免生來未
委訪尋方究又山行值二虎相鬪累時不歇詢乃執
錫分之以身爲翳語云同居林藪計無大乖幸各分
路虎低頭受命便飲氣而散屢逢熊虎交諍事略同
此而或廓居榛梗唯詢一蹤入鳥不亂獸見如偶斯
又陰德感物顯用成仁何以嘉焉每入禪定七日爲
期白虎入房仍爲窟宅獨處靜院不出十年自有禪
蹤斯人罕擬自爾化流河朔盛闡禪門杖策裹糧鱗
歸霧結隋文重其德音致誠虔敬勅儀同三司元壽
親送璽書兼以香供以開皇十九年風疹忽增卒於

栢尖山寺春秋八十五夏矣初遘疾彌留忽有
神光照燭香風拂扇又感異鳥白頸赤身遶院空飛
聲喚哀切氣至大漸烏住堂基自後狎附不畏人物
或在房門至于卧席悲叫逾甚血沸眼中旣爾往化
鳥便飛出外空旋轉奄然翔逝又感猛虎遶院悲吼
兩宵雲昏三日天地結慘又如山崩石墜林摧澗塞
驚發人畜栖遑失據其哀感靈祥未可殫記後以武
德五年十二月弟子靜休道願慧方等乃闍毗餘質
建塔立碑沙門明則爲文見于別集

釋法充姓畢氏九江人常誦法華并讀大品其遍難

紀兼繕造寺宇情在住持未住廬山半頂化城寺修
定自非僧事未嘗妄履每勸僧衆無以女人入寺上
損佛化下墜俗謠然世以基業事重有不從者充歎
曰生不值佛已是罪緣正教不行義須早死何慮方
士不奉戒乎遂於此山香爐峰自投而下誓粉身骨
用生淨土便於中虛頭忽倒上冉冉而下處于深谷
不損一毛寺衆初不知也後有人上峯頂路望下千
有餘仞聞人語聲就而尋之乃是充也身命猶存口
誦如故迎還至寺僧感其死諫爲斷女人經于六年
方乃卒世時屬隆暑而屍不臭爛香如爛瓜卽隋開

皇之末年矣

釋信行姓王氏魏郡人其母久而無子就佛祈誠夢
神擎兒告云我今持以相與寤已覺異常日因卽有
娠及行之生也性殊恒唯至年四歲路見牛車沒泥
牽引因悲泣不止要轉乃離或值犢母分離或有侵
欺之事生知平分不喜愛憎八歲旣臨標據清敏儼
慧奇拔嘗有書生問曰爾今何姓外家何姓答曰此
王彼孫生因謂曰何因不氏飯乃姓孫行應聲曰飯
能除飢不除渴孫能飢渴兩相除故氏孫而非飯也
其隨機譎對皆此之類及履道弘護識悟倫通博涉

經論情理遐舉以時勘教以病驗人蘊獨見之明顯高蹈之跡先舊解義翻對不同未全聲聞兼揚菩薩而履涉言教附行爲功且如據佛之宗敬無過習由見起慢怠卽懷狀離便爲邊地下賤之因今雖聞真告心無奉敬自知藥輕病重理加勤苦竭力治之以隨遠近處凡有景塔皆周行禮拜遶旋翹仰因爲來世敬佛之習用斯一行通例餘業其克覈詳據率如此也後於相州法藏寺捨具足戒親執勞役供諸悲敬禮通道俗單衣節食挺出時倫冬夏所擬偏過恒習故四遠英達者皆造門而詰問之行隨事直陳

曾無曲指諸聞信者莫不頂受其言通捨章疏從其化及稟爲父師之禮也未拘之以法歲開皇之初被召入京僕射高穎邀延任真寂寺立院處之乃撰對根起行三階集錄及山東所制衆事諸法合四十餘卷援引文據類敘顯然前後望風翕成其聚又於京師置寺五所卽化度光明慈門慧日弘善寺是也自爾餘寺贊承其度焉莫不六時禮旋乞食爲業虔慕潔誠如不及也未病甚勉力佛堂日別觀像氣漸衰弱請像入房卧視至卒春秋五十有四卽十四年正月四日也其月七日於化度寺送屍終南山鴉鳴之

阜道俗號泣聲動京邑捨身收骨兩耳通焉樹塔立碑在于山足有居士逸民河東裴玄證製文證本出家住於化度信行至止固又師之凡所著述皆委證筆末從俗服尚絕驕豪自結徒侶更立科綱返道之實同所繫贅生自製碑其陳已德死方鐫勒樹于塔所卽至相寺北巖之前三碑峙列是也初信行教興異迹時或致譏通論所詳未須甄別但奉行剋峭偏薄不倫至於佛宗亦萬衢之一術耳所著集記並引正文然其表題立名無定准的雖曰對根起行幽隱指體標榜語事潛淪來哲儻詳幸知有據開皇末歲

敕斷不行想同箴勗之也別有本傳流世見費節三寶錄

釋慧意姓李臨原人聽大乘經論專習定行宇文廢法南投於梁與仙城山慧命同師尋討心要後任景空於聰師舊堂綜業常住不事燈燭夜常大明有鄉人德廣郡守柳靜殊不信法乃請意於宅別立禪室百日行道靜息抑稟等四人每夜潛往舉家同見禪室大明意坐卓然方生信向鄉邑道俗率受歸戒開皇初卒將逝謂弟子慧興曰今日有多客來可多辦齋食及中意果端坐而化時襄陽開皇有法永禪師

者南鄉人梁明帝常供養預知運絕苦辭還襄欲終七日七夜聞音樂異香滿寺因而坐終送傘蓋山上露坐有同寺全律師臨永屍曰願留神相待至七日滿至期全亡送屍永側永屍颯然摧變時岑闍梨者姓楊臨原人於寺西傘蓋山南泉立誦經堂誦金光明感四天王來聽後讀藏經皆不忘計誦三千餘卷服布乞食鉢中之餘飼房內鼠百餘頭皆馴擾爭來就人鼠有病者岑以手摩捋之而不拘事檢或揭坭酒食或羣小同戲呵叱僧侶或誦經書歌詠逆述來事晝則散亂夜則禮誦禪思與同衆沙門智曉交顧

招集禪徒自行化俗供給定學自知終日急喚拔禪師付囑訖上佛殿禮辭遍寺衆僧咸乞歡喜於禪居寺大齋將散謂岑曰往兜率天聽般若去岑曰弟前去我七日卽來其夜三更坐亡至四更識神往遍學寺寺相去十里至汰法師牀前其明如晝云曉欲遠逝故來相別不得久住汰送出三重門外別訖來入房中踞牀忽然還暗呼弟子問云聞師與人語聲取火通照三門並閉方悟曉之神力出入無間卽遣往問果云已逝岑後七日無何坐終其二體骨全成無縫又有吳純等禪師多有靈異相從坐化略不敘之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

音釋

佗

魚乞切

甄

居延切 察也

捋

郎括切 摩也

彥宗智信士

妙壽信女

无礙菴

福建福寧州福安縣尹丹陽賀學易施貲刻

續高僧傳二十卷 計字七千五百六十該

銀三兩九錢三分

真州釋道一對上元丘義民書王芝刻

萬曆辛卯歲秋七月徑山寂照庵識

